

AUG 20 1949



版出日六十月八年九四九一  
行印店書明開

# 中學

中華民國學生雜誌編輯  
 代表人張明養  
 每二期二元五角（加發售）

## 二一三期（七月號）要目

- 卷頭言（三篇）……方正·思玄·豈凡
-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勝利……張明養
- 四國外長會議與對德和約……蔣學模
- 唯心論的根源……胡曲園
- 別虛度了這個暑假……流詒
- 談秧歌劇……郭乃安
- 怪人（第一幕）……高爾基著·李健吾譯
- 我最愛讀的書（徵文七篇）……志毅等
- 雷雲是怎樣生成的？……陳嶽生
- 二一四期（八月號）要目
- 八一節寫給人民解放軍……豈凡
- 羣衆路線的學習方針……昌傑
- 祝科學工作者大團結……思玄
- 新中國的柱石……陳峯
- 論「成王敗寇」……紀庸
- 唯物論的根源……胡曲園
- 都有你的前途……呂雙元
- 學習毛主席七一論文……黃碧
- 雷電之語……陳嶽生
- 生與死（小說）……周而復
- 新中國的道路……冀松

開明書店印行

預定諸君注意！  
 本店出版各雜誌  
 銷數日廣，預定  
 者不下數萬份，  
 發寄手續力求完  
 密迅速，惟各地  
 交通尚有阻滯，  
 郵局寄遞遲延，  
 在所不免。訂閱  
 諸君如有查詢或  
 更改地址，務請  
 將定單號碼及預  
 定日期，在何處  
 訂閱，用定單上  
 原姓名函知上海  
 福州路本店供應  
 部，以便立即查  
 覆，否則定單過  
 多，無從查考。  
 諸維見恕是荷！  
 開明書店謹啓

## 開明少年

### 第四十九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二元  
 預半年六冊十二元  
 定一暫以半年爲限

編輯者 開明少年社  
 代表人葉至善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開明書店

- 上海 福州路 臺北 中山北路
- 南京 太平路 廣州 漢民北路
- 杭州 中正街 北平 琉璃廠
- 重慶 臨江路 天津 羅斯福路
- 成都 祠堂街 漢口 交通路
- 昆明 光華街 長沙 府正街

# 開明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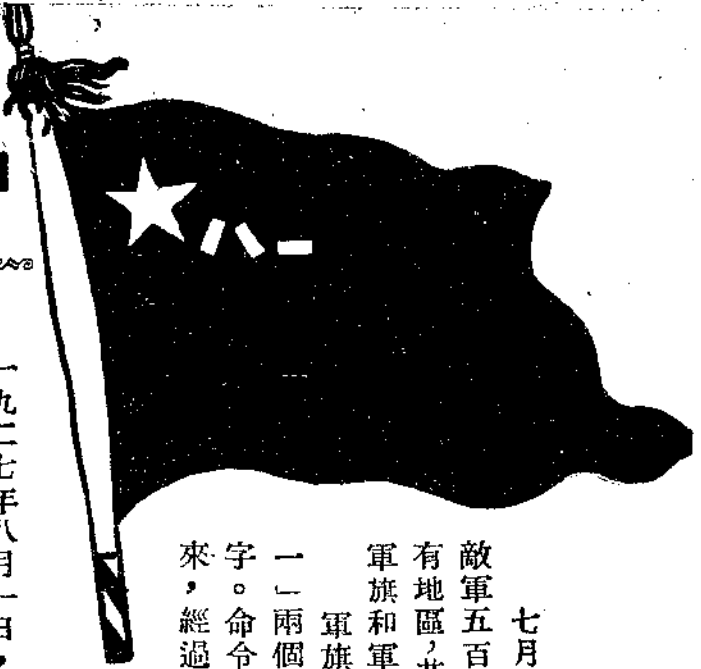
## 第四十九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	老花樣·新暴行	颶風刮來的信件(街頭小品)	天氣陛下(人和自然之一)	黃河的故事	勞軍報告(文摘)	遊擊隊員的兒子(小說)	紅軍媽媽送軍鞋(連續故事畫)	工程師的失蹤(中篇小說連載)	翻身樂(快板)	蚊蟲	竹蜻蜓式飛機(勞作材料)	討債鬼(短篇小說)	自我介紹(文章修理廠出品第一號)	西南服務團訪問記	夢(散文詩)	孫伯伯終於明白了	他永垂不朽(詩)	兩根扁擔(少年歌選)	可揚(封面)	大方(二)	思玄(四)	方白(七)	蘇聯 M·伊林著 王文節譯(一〇)	方白(一七)	強環等(二四)	湯弗之譯(二八)	沈同衡(三三)	蘇聯 B·薩巴林作 符其珣譯(三七)	葉三兒(四〇)	賈祖璋(四四)	龔洗文譯(四八)	孫平畫(五〇)	魯溪臣文 孫平畫(五〇)	兆岐作 呂叔湘改(五三)	我怎樣搞起學校來	趙淑玲(六〇)	到工廠去	周路(六〇)	我們做了主人	蔡垂植(六三)	章先生	朱俊(六三)	見山詞·葉林曲(六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人解



七月十五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三年來（今年六月底止）的戰績：消滅敵軍五百六十九萬一千四百人。解放國土面積六十七萬七千平方公里；連三年前原有地區，共占全國面積十分之三強。中國人民解放軍有這樣輝煌的戰績，可是他的軍旗和軍徽的樣式，直到今年六月十五日纔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公布。軍旗是全面紅地的長方形，在靠近旗桿的上部，有金黃色的五角星，跟「八一」兩個字。軍徽是鑲着金黃色邊的紅五角星，中間嵌着金黃色的「八一」兩個字。命令裏說明：「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誕生以來，經過長期奮鬥，正以其燦爛的星光普遍全中國。」

我們還記得：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個名稱，還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之後纔出現的。爲什麼命令裏說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中誕生的呢？要說明這個，我們先得說一下南昌起義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一部分受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共約三萬人），反對國民黨跟共產黨分裂，在南昌起義，表示要堅持孫中山所定的國共合作政策，爲中國革命繼續奮鬥。

原來，孫中山看自己革命了三十多年，總是不能成功。後來看到俄國革命所以會成功，是因爲領導革命的共產黨有自己組織的紅軍。因此他歡迎共產黨跟他合作，把他所領導的革命黨改組成國民黨，容納共產黨黨員參加。又派蔣介石到蘇聯去考察紅軍，回國來開辦黃埔軍官學校，就派蔣介石做校長，着手訓練軍隊。一般人就把這新的革命軍叫做黨軍。

孫中山這個政策，的確加強了革命的力量。有共產黨黨員參加的革命軍表現出輝煌的戰績。不料孫中山一死，蔣介石就背叛了他的政策，逐步打擊共產黨分子。一九二六年，國民黨誓師北伐，蔣介石做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他進入南京上海之後，就與帝國主義妥洽，假借清黨名義，屠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中間的共產黨分子。最初，武漢方面的國民黨分子不贊成蔣介石的做法。可是蔣



# 放軍的誕生

大方

介石外邊有帝國主義的支持，裏邊有殘餘軍閥跟官僚地主的呼應。寧漢分裂沒有多久，武漢的國民黨分子終於也跟着他一路走了。於是就發生了南昌起義。

這一枝起義軍隊，最初仍舊用國民革命軍的名稱，不久之後就成爲中國的紅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都用紅旗做標幟，因此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都叫紅軍）。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的政策，屠殺共產黨分子，受他指揮的軍隊就成了反革命軍隊。共產黨爲了堅持革命，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就不得不有自己領導的紅軍。紅軍跟蔣介石的軍隊就這樣在江西對抗了七八年。後來九一八事變發生，紅軍爲了要北上抗日，舉行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共產黨爲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毅然取消了紅軍的名稱。抗戰開始，共產黨軍隊接受國民黨政府編制，稱爲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展開了廣泛的遊擊戰，使日本侵略者的鐵蹄陷入泥淖。這時期，蔣介石仍舊念念不忘的想消滅共產黨軍隊。甚至連絡了敵人來打擊他們。新四軍事件就是最大的一次陰謀。

抗戰結束之後，蔣介石依靠了美國的支援，又發動了內戰。當時由於全國人民的反對跟國際局勢的影響，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假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雙方的爭執。同時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衝突。國民黨代表在會議上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原則。站在中間立場的民主同盟代表也說：軍隊應該脫離黨派，屬於國家。共產黨代表說：共產黨的軍隊是被逼拿起武器來的。現在要軍隊國家化，我們非常贊成。但是軍隊要屬於人民，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應該站在人民之上。人民用血汗來供養軍隊，原爲的保護自己。軍隊能夠這樣做，纔真正是國家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

政治協商會議上雖然協議了軍隊國家化的原則。可是，蔣介石立刻把這些協議撕毀了，又暴露了他那用武力消滅共產黨軍隊的陰謀。這事實使我們明白，軍隊應該脫離黨派的說法是錯誤的。要是共產黨沒有自己領導的軍隊，蔣介石的反動政府不會垮臺，全中國人民也不會解放的一天。從上面所說的看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那天，的確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的那天。而且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表現了這樣輝煌的戰績之後，再來公布他們的軍旗和軍徽的式樣，和誕生的日期，也更有意義了。

# 老花樣·新暴行

思·玄·

——「紫石英號」事件

最近英國軍艦紫石英號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憤怒和責罵。這件事情的經過究竟是怎樣的呢？它表示了什麼意義呢？我們應該搞個清楚。

在四月二十日，解放軍正要打過長江來的那天，紫石英號忽然從上海開進長江，侵入我解放軍的防區，向解放軍開砲。解放軍被打死和被打傷的共有兩百多。經過解放軍憤怒的還擊，那條軍艦當時被打傷了，擱淺在江陰江面上。一連幾天，英方又遣派了倫敦號，伴侶號和黑天鵝號三條軍艦開進長江，企圖繼續攻擊解放軍，營救紫石英號，結果都被解放軍擊退。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解放軍便一面向英帝國主義提出嚴重的抗議，一面監視着紫石英號的行動，不讓它逃跑。後來英帝國主義的海軍爲了要取得紫石英號的釋放，會跟解放軍舉行了十一次的談判。解放軍堅持英方必須承認自己的犯罪行爲，並準備向中國人民

道歉，担負賠償的責任，纔考慮釋放的問題。可是英國代表卻不肯接受這些起碼的條件，總是故意拖延，想逃避責任。因此談判一直沒有結果。

三個多月來，解放軍雖然監視着紫石英號，可是對於那條軍艦上的兇手仍然保持寬待俘虜的一貫政策，允許他們從南京上海遞送信件，用品，和油料，允許他們在當地村鎮上購買新鮮水果和蔬菜。不料到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十時，紫石英號乘中國輪船江陵解放號駛過身邊的時候，利用它作掩護，開始逃走。岸上的解放軍發覺以後，連忙發出信號，警告停駛。紫石英號不但不聽從警告，反而開砲射擊，夾在中間的江陵號中彈起火，很快的沈沒下去。這時紫石英號乘解放軍打救落水旅客的時機，急駛衝過漂浮着無數旅客的水面，用機槍掃射那些旅客和打救旅客的木船，向長江口逃去。所有江陵解放號上的旅客，除了少數被救起以外，都溺死在江裏。救起來的旅客中，也有

不少負了傷。紫石英號就這樣逃了解放軍監視，逃出了長江口。

以上所說的就是紫石英號行兇的經過。假如我們把這次英帝國主義的暴行只當作偶然的事件看，那末我們就太不警惕，太沒有頭腦了。這次暴行的發生，是有它的背景和意義的。



帝國主義最怕中國革命成功，每到人民勢力擡頭，革命進展得很快的时候，它們總要藉故來阻撓革命，或威脅革命。以往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大革命的時候，當北伐軍打到長江下游的時候，英帝國主義把軍艦集中上海，連迫帶誘的跟蔣介石打交道，結果蔣介石跟它勾搭上了；後來北伐軍打到山東，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濟南慘案，結果

蔣介石又向日本低頭了。在蔣介石這種反動的妥協政策之下，那次革命失敗了，帝國主義好不高興。後來蔣介石仗着帝國主義的幫助，更加反動起來，弄到民族危機一天一天嚴重，終於激起了抗戰的局面。可是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不但沒有一點醒悟，反而又跟美帝國主義打得火熱，發動內戰，變本加厲的屠殺人民，想要消滅革命力量。經過三年多的戰爭，人民革命取得了壓倒的勝利，使中國的局勢完全改觀。這種翻天覆地的改變，當然要使帝國主義心慌意亂。美國拼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落得這樣的結果，已經很僵。他雖然還在暗中支持蔣介石，可是究竟認識了人民解放軍的力量，不敢公然跟解放軍作對。英國是侵略中國最早的帝國主義，他以前在中國很得勢，長江流域完全是他的主要的勢力範圍。這次大戰以後，他變成世界帝國主義集團裏的二等腳色，對中國的事情，只得讓美國出頭來幹，自己躲在後面觀看風色。看到美國弄得很僵，便想也來一手。他想，中國人民現在最反對美帝國主義，對於英國也許要考慮一下吧。乘解放軍要過長江的時候，不妨照以前的老花樣，派幾條軍艦侵入長江，試試解放軍的顏色，說不定就此可以阻止解放軍過江，跟中國革命政府打交道，取得

調人的地位，實行干涉中國內政。就是在這樣的動機之下，紫石英號居然敢於開進長江，演出了暴行的第一幕。

可是暴行的結果，大大的出乎英帝國主義的意料。中國人民給他的回答是什麼呢？就是以砲還砲，以血還血，並且還把隨便闖進解放區的兇手扣留了起來，要兇手的主子承認錯誤，向中國人民道歉，賠償損失。這樣一來，英帝國主義不但大大的丟了面子，而且弄得不尷不尬。羞惱之餘，他便施出了一貫狡猾的手段；一面假裝紳士態度，跟解放軍辦交涉，甚至承認「紫石英號未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同意，進入前線地帶，為招致誤會的一個基本因素」，一面卻暗中布置，拿出海盜的作風，準備再來一次暴行。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紫石英號於是又演出了第二次暴行。暴行之後，英國首相艾德禮和英皇喬治還公然打電報給紫石英號上的官兵，祝賀他們的「英勇業績」，「勇敢、巧妙、和決心」。

紫石英號的暴行，給了我們中國人民深深的教訓，使我們認識帝國主義者，無論是哪一國帝國主義者是何等的兇惡、虛偽和無恥，也使我們認識這班帝國主義者是在怎樣的不擇手段，要來破壞中國的革

命。袁仲賢將軍說：「我全體人民解放軍將士和我全國同胞必永遠不能忘記為犧牲者復仇。」

新華社的短評說：「中國人民必須繼續追究紫石英號的責任，必須堅持嚴厲懲辦紫石英號的兩次暴行，只要英國政府還有一天存在着。」這是一定的。目前我們只有把憤怒化為力量，加強警惕，加緊團結，支援解放軍，澈底肅清反動派，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共同努力來建設新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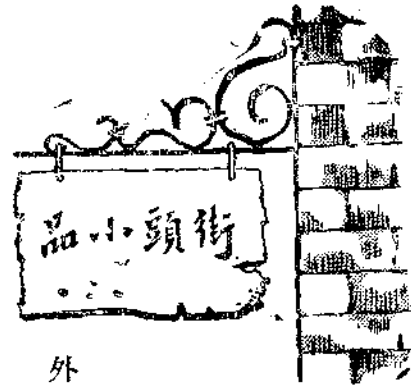
開明少年叢書之一

## 少年經濟學講話

為什麼中國革命成功，帝國主義就要害怕？為什麼帝國主義要干涉中國的內政？要明白這些，先要懂得帝國主義是建立在怎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少年經濟學講話」中有一章專講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經濟關係。這是一本非常淺顯，非常容易看懂的經濟學，我們願意誠懇的推薦給少年朋友們。

定價五元五角  
開明書店出版





# 颶風刮來的信件

方白

颶風給上海帶來一場巨災

新華社上海廿五日訊：颶風挾着暴雨於二十四日夜進襲滬市，又恰逢月底潮漲，吳淞口外海水倒灌入黃浦江，蘇州河，致釀成一九三一年以來所未有的巨災。

是什麼樣的巨災呢？

初步調查：上海週圍二三十里地區內，除了一些地勢比較高的地方，僅僅在風雨交加之下，受了一次吹洗；此外，都淹沒在水裏了！

全上海的大街小巷，都變成了河渠。原來的河渠和池塘，都擴大了面積，和兩岸，和四周打成了一片。平地上水深一尺，最深的有六尺，很多熱鬧馬路，水深及腰。二分之一以上的棚戶，給大風把屋頂吹掉。他們整個家庭，下面浸在水裏，上面淋在雨裏。

電線吹斷了，於是電話不通，電燈失明。上海變成了沒有交通，沒有光亮的城市。有的祇是狂風，驟雨。

二十六日晨，風停，水退，這時候集攏在一起的難民，就有一萬五千多人；受了傷收容在醫院裏的難民有一百三十多人。

在狂風暴雨中

在狂風暴雨中，有這樣的一羣人在工作。那是一所警察分局。隨着上海的解放，他們的領導人已經換了新人，而警士們大都數還是舊人。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時代，警士該是頂不受人歡迎的一羣吧。

二十五日的早晨，他們就接到總局的通知，命令他們：「立刻出動。」這一紙命令使他們回想起往事，

從前國民黨的反動頭子們，也常常下這種命令。命令一到，他們立刻武裝起來，像作戰一樣。他們就去包圍學校，搜捕學生，或是截攔遊行，驅逐羣衆。

可是今天的命令卻大不相同，上邊指定他們的任務是：救災，救人。

由局長率領着，一百多人立即出動。

一百多人分爲十一個組，分頭出發到十一個區域裏去。他們把難民送到收容所裏，把受傷的送到醫院裏。他們纔開始行動，就看到了人民解放軍已經搶在他們頭裏，在幫助人民了。這一下更激勵了他們的勇氣和興致。

工作開始的時間是上午八時，結束的時間是下午六時，整整十個鐘頭，他們忘掉了疲勞，忘掉了饑餓，也忘掉了撲面淋頭的風雨。他們似乎祇有一件事沒忘掉，就是跟解放軍學習。

每個人的衣衫全濕透了，有的人一直沒有吃東西。當他們完成任務與高采烈地回來的時候，大家一面走着，一面唱着「跟着共產黨走」。

### 快樂的聲音

於是，我收到這樣的一封信，寄信的人說：「從

人民心底發出的快樂的聲音，使我不能不替她代筆。」

你看，是

「代筆」，這個人不是自己有什麼話要講，他是替別人寫的。然而，也不是誰來託他代筆，是他不由自己的硬要替人把話寫出來。

不是什麼大人物的嘉言，說話的不過是一個棚戶，周老太太。

周老太太說：

「大風括走我的房子，我正在沒有辦法，今天來了幾位救星，他們告訴我們，說大世界有地方住，可以避風雨；還管飯吃。」

「真的呀，從前遭了災，誰來理你呀！這會剛一出事，馬上就有人來幫忙了。」

「這些人真好，他們不要你請，自己動手做，那



大街變  
成河渠

一罐米呀，一包衣服呀，他們都替你從水裏撈出來，幫你拿着，一路上扶着你，送到這裏來。

「我……」

代筆的人說：周老太太說到這裏，說不下去，她掉下眼淚來。我以為他想起什麼東西，忘掉帶來，心裏難過了。那知不是，周老太太接下去說：

「我不知怎樣感激他們纔好。」

最後她又加了一句：

「這是解放以後的好處呀！」

是這樣的一封信，不但說話的人，從心底發出快樂的聲音，連代筆的人，也從心底發出快樂的聲音。

這一封是親筆

另外，我又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來的是一位帆船主。

他開頭說：「我是常泊杭州拱宸碼頭的川式木殼

帆船主。」以下就說他怎樣到了上海，怎樣

在碼頭上停泊，怎樣半夜裏來了颱風。他那

隻木船就在狂風暴雨之下，被打碎了。

他說：「二十五號的早晨，我和我的兒

子，四個夥計，在風雨交加之下，收攏這隻

破船，牠已經變成一塊一塊的木板，隨水飄流。船裏的東西，除了衣服行李飄在水面上之外，全都沈到水底去了。

「我急得要掉淚，六個人還不能收攏這些殘餘的東西。正在着急，來了一羣解放軍，他們是駐在日暉港的。這些同志們紛紛下水，幫我們拖上了三分之一的碎船板，水裏再沒有東西可救了，然後拉我們到碼頭倉庫裏去躲雨。

「同志們讓我們烤衣服，讓我們吃東西，他們把自己吃的餚餚鹹菜送來很多，還特地為我們燒了熱茶送來。這一次我可真的掉下眼淚來。」

是的，無論誰在這種情景之下都要掉淚的。

蔣匪區中國老百姓一向看慣了蔣介石匪軍的暴行，對於軍隊跟對於警察一樣，都是敬而遠之。但在解放後的今天，卻第一次看見了自己的軍隊，他們真是自己的老朋友，一家人。

正是這樣的軍隊，打跑了害人的蔣介石匪幫。他們幫助人民和反動派作戰，當然也會幫助人民和自然界的暴風雨搏鬥。

中國人民正是這樣和解放軍成了知心的朋友，這也保證了人民解放的一定勝利。



# 天氣陛下

蘇聯M·伊林著  
王汶摘譯

## 別忘了天氣陛下。

每天早晨，您拉開窗簾，看看窗子外面：今天天氣怎麼樣啊？它心緒好嗎？或者正在發怒嗎？

您想參加運動比賽。但是沒有得到天氣陛下的許可。比賽因為天氣不好延期了，使您非常懊惱。

您在療養院裏。大夫要您曬日光浴，可是天氣陛下卻給您安排下一場冷水浴。

您打算長途旅行。最快當然莫如搭飛機。可是天氣不宜起飛。您避過了它，改搭火車。

您坐在火車上，查着時刻表，看什麼時候到達目的地。突然，火車停住了，停在光溜溜的曠野裏。周圍的一切全給大雪遮蓋了，連鐵軌也看不見了。

火車司機有他自己的時刻表，天氣陛下也有它自己的時刻表。它在時刻表上填的是「大風雪」。隨您願不願意，只好服從它。

好容易回到家裏，現在您就在屋頂下面了。牆壁有兩塊半磚厚，天氣給擋在外面了。您用電燈火爐，給自已安排了一個天氣：街上是夜晚，是冬天，家裏是白晝，是春天。

您扭開收音機，想聽聽有名的女歌手的節目，可是有個陌生的，嘶啞破碎的嗓子，在跟她搗亂。這粗野的嗓子就是天氣。它有它自己的一套廣播節目——無線電故障節目。

電話鈴響了。您摘下聽筒。談話很重要，可是才說了一半，線路斷了。您敲打電話機，你發火，但是，電話跟斷了氣一樣。

誰打斷了您的談話？不是接線生，是天氣。天氣給電話線穿上件很厚的冰衣，把它壓斷了。



火車停在曠野裏，四周的一切全給大雪遮蓋了。

四 十 九 期

您躺下睡覺了。天氣還咆哮着，搖撼你的窗框。這還是小事。要是它玩得高興，它就把房子上的屋頂掀掉——而您正就在這屋頂下面，想躲開它。

不管您願不願意，您不能忘了天氣陛下。誰要是忘了它，它便嚴酷的懲罰誰。

出門忘了穿套鞋，忘了帶雨傘，結果遇上一場傾盆大雨。這當然算不得什麼嚴重的事。要是飛行員，農夫，建築家忘記了天氣，事情就糟得多。

有過一回，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一位飛行員爲了急着趕回家去過年，在大霧籠罩下的機場起飛，結果把飛機摔得粉碎。

飛行員不能夠忘了天氣。他的工作得經常跟天氣陛下打交道。



譬如您不是駕駛員，而是個砲手。您瞄得再準確也沒有。轟，飛行員經常得跟天氣打交道。

砲響了。但是，砲彈在離目標三百公尺的地方炸開了。這是怎麼回事？您忘記了天氣，忘記了風。

要是您是水利學家。您用最堅固的材料——鋼骨水泥，築了一條堤岸。您想，天氣還能把它怎麼樣？

可是有過這麼一回：六十年前，在美國喬斯頓城，水衝破了堤岸。浪頭足足有三層樓那樣高，滾滾的向平原上湧。擋住它去路的橋，房屋，全沖毀了。火車在它手裏簸弄着，像幾片木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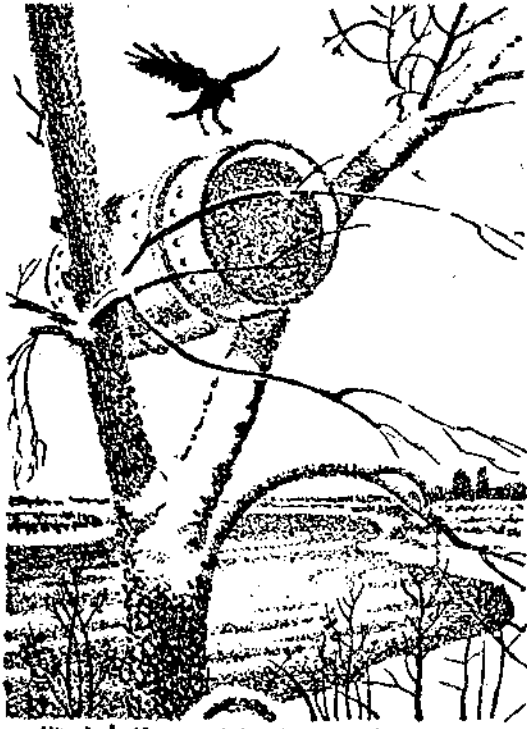
水災後，人們計算損失。知道這場亂子值價四百萬美元。美元倒還好辦。還有淹死的兩千五百個人，這就任何力量都償還不了了。

就因爲築堤的工程師忘了天氣陛下。天氣陛下報復了他。他沒有把連續的驟雨打在算盤內。他把放水的閘門做得太小，雨水擠不出去，因此就翻過了牆。

天. 氣. 陛. 下. 沒. 好. 氣. 兒. 的. 時. 候.

天氣陛下舉一動都叫人知道：誰都得服從它。它指揮成千成萬的臣僕。在地球各處巡行。

天氣陛下和氣的時候，也給了人們許多恩賜：它及時的銀雨水給田地喝。它不吝奮光和熱。它派遣順風推送帆船。它驅散飛機場上的霧。



可是，在它沒好氣兒的時候，可真教人爲難。它派熱風炙焦了正在生長的麥穗。它號令嚴霜摧殘正要成熟的果子。它派大風雪擋住了火車。又派冰山攔在汽船的航線上。它強迫飛機更改航線。

像一個征服者一樣：它那任性的愚頑的暴行永沒有個結束。

今天，它玩兒一根羽毛來解悶。明天，它用同樣的興頭兒來拋擲一架飛機。它會仔細的從樹上搖落一枚熟透了的蘋果。也會把百年老樹連根拔起。

它的力量龐大異常。

颶風會把整列滿載着貨物的列車，從碼頭上直扔到海裏。熱帶的驟雨常把整個城市毀得片瓦無存。大水退了，把鐵桶留在樹上

有一個冬天，霧凇就折斷了一萬二千根電線桿，另外又壓倒了九千根。

有一回，俄國的遠東地區一連下了兩個月的雨。人們看不見地，看不見天；上下左右全是水。一羣羣溼淋淋的田鼠，擠在小丘頂上，凍得瑟瑟的抖。蛤蟆爬在沒有沖去的路軌枕木上，動也不敢動。蛤蟆是多麼愛水呀，可是也受不了了。

水還不停的上漲，淹沒了鄉村和城市。小船在電話線上面行走。人們爬在鐘樓上逃命。天氣勝利了。輪船趕來救這些被難的人了。輪船在街道上行駛，就像在寬闊的運河裏一樣。

水退了，鐵桶留在樹上。

一九二四年，在列寧格拉，涅瓦河水把輪船拋到了冬宮前面的場上。千萬隻手，費了許多力，在街道上按下了許多木柱。河水卻在幾小時內把它們全拔了起來，堆作一堆，像娃娃玩積木似的。

天氣在地面上亂發威風。

但是，連地底下也逃不出天氣陛下的統治。您想：在很深的礦井裏，該不受天氣的威脅了。天氣陛下卻要證實給您看：

大雨之後，瘋狂的地下水沖進了礦井。水從四面

噴出來，灌滿了全部坑道。人們在沒腰的水裏掙扎，往昇降機和梯子那一邊逃。水追過了他們。他們全死在岩石崩裂，瀑布沖激的黑暗地獄裏了。

在海上，天氣陛下更是肆無忌憚了。

風走一步，浪頭立刻奔騰起來。風鞭策着，浪頭泛着雪白的鬃毛。風越來越大，一排排的海浪就成了雜亂無章的小丘。

天氣陛下大發脾氣了。

浪頭越來越高。它們撲上甲板，撲進船長室。它們把羅盤打個稀爛。好像說反正用不着羅盤了。輪船淹沒在水花和泡沫裏。在翻騰的浪頭之間，只看到幾支桅桿，上面掛着旗幟——災難的信號。

曾經有多少次，海軍大將在決定海戰的計劃，天氣陛下也一同參加了意見。有一回，暴風雨幫助英國人打敗了百戰百勝的西班牙艦隊。兩百年後，又從英國人手裏搶走了他們俘虜來的法國船。

風浪把整列戰船舉起來，磕在岩石上。鐵鍊像蜘蛛絲似的給扭斷了。在暴風雨看來，三桅的戰船只不過和紙摺的一樣。

近代的軍艦也一樣。一九二九年，在比斯開斯基海峽，暴風雨把一隻軍艦的肋骨折斷，船舷扯去了一

邊。軍艦狼狽的像吃了大敗仗。

## 面·對·面

看！他跟它面對面站着——一邊是人，他渺小，有理性。一邊是自然，它強大，沒有理性。

人應該怎麼辦呢？就眼看着天氣陛下這樣橫行不法嗎？就甘心做天氣陛下掌中的玩物嗎？

不！他已經和它鬥爭了幾萬年了——從他變爲人的那一天開始。

人還沒有本領發風浪停住，或者命令雨不准下。但是他有躲避風雨的本領。您頭上的屋頂就是抵擋壞天氣的盾。皮大衣和帽子，就是跟酷寒打仗用的盔甲。

人學會了蓋房子砌爐竈，就戰勝了風雨和寒冷。可是人沒有滿足，他坐在飄浮的房子裏，去航海了。

在海上和自然鬥爭，比在陸上困難多了。古代的希臘人，在秋天冬天裏，是不敢船把駛出海口的。

經過了幾千年，船的樣子改變了，人也比從前更會跟天氣陛下鬥爭了。至少，人可以不再落在天氣陛下殘忍的手掌裏。

人應該高興。他不必懷着太大的恐懼來看天了。烏雲和雷雨，不再太使他害怕了。他也不必在海港裏

連航上幾個星期等候好天氣了——現代輪船的出發，不必再等待天氣陛下的批准了。

可是人是不肯安靜的。在陸上海上，還沒有來得及把自然征服，他又跑到天空中去了。

天空自古以來是天氣陛下的封地。在天空裏，天氣陛下是自由自在的。人的鬥爭比以前更加艱苦了。

在天空裏，人像條水裏撈出來的魚。他越走越高，越難呼吸，眼睛也愈來愈瞧不見，頭痛和窒息愈來愈利害。一切都在提醒他，他是在和自然鬥爭。

在天空中，一切都跟地面上不一樣。甚至哪兒是上，哪兒是下，也很難判明。飛機在急拐彎的時候，身子一側，地面就滑過一邊，成了直立的牆壁。

在這樣不習慣的情況下，人不得不面對面地碰着這位老敵人——天氣陛下。

乍一看去，天空中的道路多麼寬闊平滑。沒有一塊磕破車輪的石塊，沒有一棵擋住去路的樹。但是到了天空中就會知道：天空裏有無數看不見的坡谷，飛機忽而陷入深坡，忽而衝上高坡，像給什麼東西在拚命的拋擲。

開明少年  
在陸上是壓迫。在海上是簸弄。在天空裏簡直是亂攪——到處有危險埋伏着，準備給人意外的打擊。

前面是一片白雲，像山嶽重疊的島嶼。不要走近它！要是你想穿過它，小心給它撕得粉碎。

這雲裏的風不像地面上那樣，從前後左右來的，而是從下向上，和噴水泉似的。飛機走進那雲裏，就像煮沸的湯裏面的菜屑，上下翻騰，兜圈子。

同時，飛機還得和水鬥爭。

雲裏邊是水點造成的黑暗世界。普通的水點還沒有什麼可怕。但是有一種極冷的水滴，只要一觸到它，它就立刻凝成冰塊。飛機飛過，螺旋機上，翅膀上，整個身子上就結成一層冰殼。於是，飛機瑟瑟的抖起來。

設計一架飛機要經過多少細密的計算——算它的機器能力，載重量……然後繪出整個飛機的圖樣。但是天氣陛下竟任意的把飛機的形式改造了，同時增加了它的載重。螺旋槳沈甸甸的，發動機再也轉不動了。

冰的重量儘把飛機往下拖，就像游泳的人頸項上掛着塊大石頭。

人就這樣給自己找了一條新的危險的路。但是人，並不懼怕，而且克服了危險。

最初，飛機不堅固，不靈便，容易損壞。最初，飛行員不認識天氣陛下。直到二十年前，還只有最勇敢的人才敢冒那個險。可是如今，我們都可以向航空公



司買一張定期飛機票，我們絲毫不把自己當作英雄。人跟自然鬥爭的戰線愈來愈寬廣了，場面也愈來愈偉大了。

爲了跟自然鬥爭，人們不僅要知道本地的天氣，還要知到幾百里外，天氣陛下在做些什麼。不僅要觀察當時的天氣，還要顧到去年有過什麼樣的天氣。

到現在，人們不再太感到天氣的威脅了。但是人們還得作更多的研究，要在陸上，在海上，在天空裏，繼續跟自然鬥爭。

### 防禦和攻擊

冬天，我們在栽黃瓜的田隴上蓋上稻草。我們在果園裏燃起火堆，用煙米使蘋果躲避早霜的襲擊。我們用森林來防旱。

我們築堤岸預防水災。我們不能禁止

帆船等候着死刑的判決



大風雪在曠野裏掃蕩，但是我們用木排擋在鐵路兩旁，不讓鐵路給風雪毀壞。

這是對戰爭的防禦，我們也可以避開戰爭。

天氣陛下要我改變航線，我們就暫時遵從它的命令。我們甚至把留在地面上的飛機推進庫裏去，免得給風吹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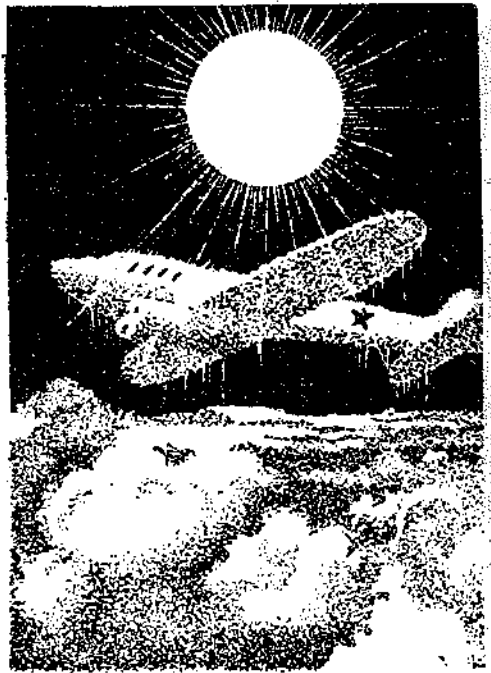
與其和暴風雨在海上肉搏，我們不如把輪船停在安全的港口裏，等待較好的天氣。如果在海上跟它碰上了颶風和龍卷風，輪船要是有力量，可以很快的避過它們。

帆船是多麼懼怕龍卷風呀！水手們心驚膽怕的瞧着：低低的烏雲伸出一隻又黑又長的巨手，海面上升起一根大水柱來迎接它。瞧呀，天和水握起手來了，巨大的水柱旋轉着，在海面上直往前走。

趕快逃！給它追上可沒救了呀！龍卷風把一切東西往上吸。魚給卷了起來，又從天上摔下來。趕快逃！但是四週死一樣寂靜，一絲兒風也沒有。帆船像給釘在海面上似的。

龍卷風還是擦肩而過呢，還是正撞在船上？帆船只能等待死刑的判決。

飛行員怎樣對凍冷鬥爭呢？



太陽給飛機  
脫掉白壽衣

飛行員扭開防凍管，螺旋槳上立刻噴出防凍的液體來。飛行員又扭開另一個唧筒，機尾和機翼邊緣的橡皮管膨脹了，把凍住的冰漲裂。

冰結得太快，這方法便不再有效了。那怎麼辦呢？

快往高處爬，飛出雲層，向太陽飛去。太陽會給飛機脫了它那白色的又硬又冷的壽衣。冰又化成水了。

飛行員跟天氣鬥爭，一分鐘也不能放鬆。

要是遇到雷雨和暴風雨，飛行員只得有禮貌的讓開，繞過幾里路走。爲了這樣，飛行員得熟悉暴風雨的癖性——它喜歡走哪一條路。

那麼說來，天氣陛下真是個誰都不服從的專制暴君嗎？不是的！大自然的一切都依據着不變的法則。天氣應該也有它的法則。

爲了找管制天氣的方法，爲了使暴風雨不再覆沒

我們的船隻，使大水不再淹沒我們的城市，使熱風不再灼焦我們的莊稼，我們得知道它的法則。

看起來，天氣是最沒有秩序的，我們卻必須知道它究竟有什麼秩序沒有。我們要預先知道明天如何，後天如何，一個月兩個月後如何。

要預先知道，不只爲了防禦，我們還要攻擊它。一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億萬人團結在一起，就合成一股極偉大的力量，這力量足夠改造宇宙。

每年，人們用犛翻起三千立方公里的泥土。而全世界的江河，日日夜夜的流，每年也不過從陸上沖下十五立方公里的泥土。人比江河強了兩百倍。

人所有的原動機已有兩億匹馬力。而全地球的風的力量也不過大了三倍。

瞧！人的力量已經使大自然起了怎樣的變化！他已經管理了河流，用堤岸，運河，貯水池。他已經把南方的植物移到北方去，造成不怕冷的果樹。

他已經不僅是防禦。同時在攻擊雷雨，濃霧和暴風雨。旱災的年頭兒，他將憑自己的意志呼雲喚雨。那一天已經不遠了。但是，和防禦一樣，爲了攻擊，我們要好好兒的認清敵人。那麼：天氣陛下是誰呢？他的臣僕又是誰呢？這正是以後我們要講的。

# 黃河的事

## 毒龍

老黃河像一條毒龍。

你聽過洗星海的一「黃河大合唱」嗎？那是一首黃河的讚美詩，牠讚美中華民族，同時，讚美了黃河。因為中華民族在黃河兩岸曾經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那是農業文化；如果沒有黃河，就不會產生那樣的農業文化。可是，黃河有牠好的一面，也有牠壞的一面。黃河也有搗亂的時候，而且次數很多，好像一隻貓，牠不僅是捉老鼠，替人除害，有時還會吃掉你心愛的金魚，把玻璃缸打翻打碎，讓你生半天氣，直想打牠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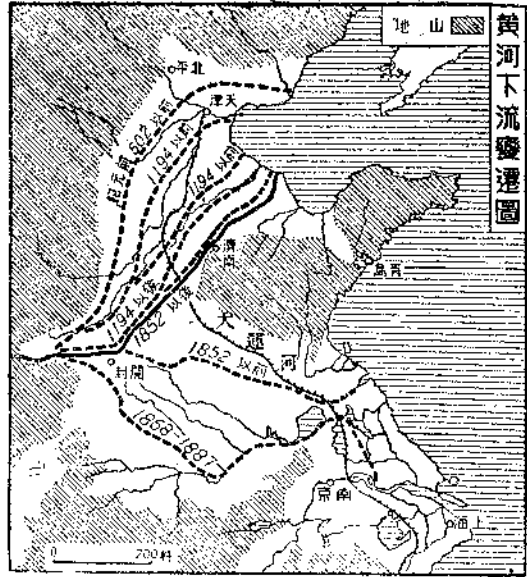
黃河的好處不是一隻貓可以比擬的，牠搗亂時候鬧的禍也不是一隻貓可以比擬的。黃河鬧出來的大禍是決口，這就是說，牠的水不肯老老實實在河道裏流，總是調皮的找搗蛋的機會，向兩岸的堤防沖，涮，鑽；如果有一處堤防不結實，被牠沖倒了，或是小洞被鑽成了大洞，大洞被鑽成了口子，好，這就是缺口。河水就從這缺口衝出來，正像出了閘的野獸一樣，往四處亂闖。

然而這不是一隻兩隻的小數目，衝出來的是幾千隻老虎，幾萬隻獅子。想想看吧，那是什麼樣的情景，那是多麼大的災禍！

蝗蟲不過是種小蟲子，可是數目一多，遮天蔽日飛來的時候，在舊中國的農村裏，人們就毫無辦法了。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牠們把莊稼吃光完事。但也有人出來打蝗。打蝗蟲是可能的，蝗蟲還不能把人吃掉。

假如蝗蟲有老虎那麼大，爪牙銳利，那就會把打蝗的人也吃掉的。要是真的這樣，人們就只好不顧一切的逃命了。





### 黃河決口

就是這種情景。

假如決口還小，水勢不大，人們還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險，搶堵。只要把口子堵住，就等於把野獸又關進欄

難所。

逃不脫的人，尤其是女人和孩子們，死了；耐不過饑寒疲勞的人，不能支持下去，死了；牛馬羊豬，貓狗雞鴨，不見了；一切田裏的東西，一切屋裏的東西，都不見了。大水帶走了一切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東西，水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黃河決口就要鬧出這樣大的亂子。

你不必翻看別的書，只要看看中等學校的地理課本，就知道黃河這個傢伙實在是常常鬧亂子的，從河南的孟津起，到山東的黃河口止，在這一段路上，常常決口，每年總有幾次。

小決口鬧小亂子，大決口就鬧大亂子。因為大決口到了無法收拾的時候，整個黃河就放棄牠舊走的道路，改走新路，牠自己亂碰亂闖，闖成一條新路，就由新路入海了。這就叫做改道。

在中國歷史上，黃河改道就不止一次，每一次改道，或南，或北，就像一條毒龍在擺尾一樣。每一次改道，那條新的道路都染着數不盡的血淚。

難道這條作惡的毒龍，人們便沒法制服牠嗎？

裏。那些領頭闖出來的一小部分，也不會鬧出太大的亂子。假如決口的地點多，口子又大，人們顧此失彼，簡直沒法子搶堵，那麼，只有一條路了，逃命。從缺口衝出來的水，什麼地方地勢低下，先向什麼地方流去，沒有一定的方向，這就是泛濫。人們眼看着牠淹沒了田地，淹沒了莊稼，淹沒了道路，衝進了房屋。人們首先是逃出自己的房間，爬到屋頂上，爬到樹上；但是，水也會追上來，把小屋吃掉，把小樹吃掉。在大水災中，常常只有最堅固的高房頂和大樹木，能夠露在水面上，那裏常常成爲少數難民的避

★ ★ ★

## 蟲 害

不，有法子。

不管黃河多麼善於搗亂，是河流總得順着自然的法則流動。這自然的法則，就是科學。誰能夠理解自然的法則，誰就可以用科學方法制服黃河。

然而，古老中國兩千年來，是封建社會，近百年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封建與半封建都妨害了科學的發展，人們不會認真地研究過黃河，也不會認真地治理過黃河。既然對於黃河不瞭解，就拿不出辦法來。

防止黃河搗亂，必須發揮人力，無論是平常工程，或臨時搶險，這都是一種社會性的大活動。組織這種大活動，就需要理解社會的法則，然後纔能動員人力，完成這個社會性的大活動。

然而封建與半封建的社會，都不能真正的動員人力，因而也就不能完成這個工作。

這是什麼緣故呢？中國人和黃河的關係很深，歷代有很多治河的人物，難道他們沒有經驗？在黃河兩岸，有很多人民，他們祖祖輩輩和黃河戰鬥，難道他們沒有經驗？難道這些經驗都不科學？難道他們沒有創造，沒有發明？

是的，講起治黃河的經驗，中國人確實是豐富的；而且，有些經驗也的確合乎科學。不過經驗並不等於科學，必須把經驗整理提煉一下，纔能成爲科學。創造和發明也只在合乎科學的時候，纔有用；但是，單憑經驗產生的創造和發明，究竟是零零碎碎，不能負擔治理黃河的巨大任務。

而且經驗和創造，也還要人來使用。假如不得其人，即使是頂有效頂有效的科學方法，也會施展不開。

山東省黃河河務副局長錢正英先生是個科學家，在講到治黃河的歷史時，她說：「在過去，工程師的工程計劃必須從地方上各種封建勢力的矛盾中，從各種官僚機關層層剋扣中，和民衆的對立矛盾中擠出來的。可以想到，這種擠出來的計劃，必然被弄得殘破歪曲，甚至被當作一紙空文。」

這就是個證明：縱然有科學方法，也沒有機會施展。假如這些計劃有個施展的機會，還可以在實際工作中修正錯誤；這一來，就連修正的機會也沒有了。

原因是什麼呢？是封建勢力和官僚機關把這些計劃破壞了。

封建勢力和官僚機關是老中國的大害蟲，這些大害蟲一面要吃中國老百姓，一面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黃河就吃黃河。

怎樣吃呢？方法多得很：有的是黃河有利歸自己，黃河有害害別人；有的是把治黃河的錢拿來，先治自己的肚皮；有的是假充內行，其實是一竅不通，只要河裏有水，他就有飯吃，別的不管，其實也管不來。

黃河沿岸的人們說：「歷來有一大半的決口慘災，不是由於什麼不可挽救的天災造成的，而是由官吏的不負責造成的。」

這裏說的，就是那些大害蟲，也正是封建社會裏的統治階級。他們的特長是吃人，根本沒想到自己對人民還有什麼責任。

據說，古時候黃河決口到了不可挽救的時候，有的河官投水自盡了，這不是好官嗎？

我說不是，他還是害蟲。你看，大禍已成，害人的果實已經熟透了，他以一死了之，有什麼用？不過是逃避責任罷了。

★

★

★

## 惡漢

在封建的中國社會裏，統治階級是一羣人民的害蟲，他們不能約束這條毒龍。

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的末期，統治階級更變成一羣惡漢，他們居然利用起這條毒龍來了。

當民國二十七年，還在抗日戰爭的初期，日本強盜威脅武漢，大惡漢蔣介石着慌了。他不知道這是人民的戰爭，應當發動廣大的人民，阻止敵人；他忘掉了這是保衛人民的戰爭，應當珍惜人民的生命財產；他僅僅爲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以便反共，就在這時候，拿廣大人民的生命財產投進黃河裏去了。

這就是大惡漢的拿手戲，黃河決口在他的導演下出現了。這段事實的簡單敘述是這樣：

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日軍企圖包圍徐州，沒有成功。在中國軍隊從徐州突圍向西移動的時候，日本鬼子也在屁股後面跟着追上來，六月五日占了開封，六日占了中牟尉氏，離鄭州只剩下二十公里。蔣介石下令在黃河趙口和花園口兩處決堤，於是黃河開了口子，泛濫起來。蔣介石還嫌泛濫的面積不大，後來又派飛機轟炸缺口。

替這個大惡漢捧場的人還說：「於是黃水滔滔，敵軍人馬武器損失慘重，西進企圖打消……」

看，多麼殘暴的行動！多麼卑鄙的說詞！

這次決口造成中原五千八百二十一方公里的黃泛區，直接淹沒了河南安徽兩省十三個縣分，六百一十九萬人口！「黃水滔滔」是真的，然而損失慘重的不是日本鬼子，而是中國人民！

這筆賬不能不記在蔣介石的名下。大惡漢卻自鳴得意的，以為這真是新戰術新武器了。於是在反人民的戰爭中，又導演了第二次。

首先是花園口堵口，為什麼要堵口呢？為的是讓「黃水滔滔」重新流到冀晉豫和山東解放區去，他以為這樣，又可以在解放區造成一個大黃泛區。蔣介石誇口說，黃河可以當作他的四十萬大軍，向解放區進攻。

事實證明了這是夢話。

其次，他又導演了山東決口，他使用了陸軍和空軍，三十六年八月份的海報紙上，這一類消息登載得很多。在山東西部，國民黨匪軍和人民解放軍展開了黃河渡口戰。

那年八月三日的報上說：「七月二十九日，劉汝

明將軍所部占領臨濮集，在其西二華里之險工多處，已有丈餘破壞，但尚未損毀。」

八月五日的報上說：「共軍搶奪黃河險工之鄆城附近後，國軍已派飛機加強阻止共軍活動，入夜，轟炸聲與照明彈不斷。」

八月九日的上海大公報上，就有徐州專電，說：「黃河各渡口已由徐州出動之空軍所控制。」這就是說，蔣匪陸軍不能完成的任務，現在用空軍來代替了。

再看看黃河下游濟南到海口一段的情形吧：

「七月十一日以後，強力的轟炸機羣，正在山東渤海灣附近活動。」

這兒沒有打仗，轟炸機來做啥？果然，根據那時的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報導，從八月一日起，利津、蒲台、惠民等縣的黃河大堤崩潰了！

這就是蔣匪幫的毒辣手段。

人民解放軍為了阻止這種暴行，為了援助人民免於水災，在黃河堤上一面和黃水戰鬥，一面和敵人戰鬥，所以錢正英先生有過這樣的報告：

「在我今天向大家報告黃河工程的成績時，我要請大家記得，在山東兩年半治黃工作中，已經有三百



多個幹部、民工，在工程上直接給敵人殺害了。」

蔣介石匪幫的封建統治，比中國過去的任何統治階級都更加殘酷，單是在黃河的故事裏也可以看出來。他們不僅放縱這條毒龍，而是更進一步的利用這條毒龍，加深對中國人民的迫害。

然而，這也不能挽救他們的失敗的命運。

★ ★ ★

## 英雄

在和蔣匪幫作戰中，出現了人民的英雄。他們趕跑了那羣惡漢，而且進一步要澈底消滅他們。在和黃河戰鬥中，也出現了人民的英雄，他們正在準備條件，制服並改造這一條毒龍。

前面提到過的錢正英先生，正是這樣的英雄。同時還有很多很多的英雄，從人民中產生出來，為人民服務。

聽一聽錢先生的報告：

「在山東渤海區二十四個縣的範圍內，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治黃立功保家鄉』，『天下農民是一家』，『好幹部在治黃中考驗自己的羣衆觀念』等口號，在遭受蔣災天災的部分地區，提出『以工代賑，治黃救災』的口號。在這些口號下，千千萬萬的人民動員了起來。男女老少，一齊動手，搜集各種沒有用的石頭。婦女們甚至熱情的把自己的門檻石、洗衣石都獻了出來。他們組織了大車小車，驢馱担挑，用各種運輸力量，運送治黃材料。好多小腳婦女也參加了各種運輸工作。更多婦女在家裏生產，替出男子治黃。五萬多青年壯丁，利用生產空隙，走上黃河加修大堤。新的技術員和工程師組成有力的技術骨幹，共產黨和政府派了大批堅強幹部參加了工程的組織。黃河上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人民治黃運動。從三月到六月，渤海人民用了一百三十五萬人工，三十二萬輛大車，人民政府花了四千六百五十萬斤糧食的經費，完成了全部工程計劃。這一個工程的規模，比國民黨在民國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這五年的春修預算的總數超過了一倍以上。」

可以拿國民黨的成績來比嗎？不可以的，國民黨匪幫只有吃人的成績，沒有救人的成績；只有破壞的



成績，沒有建設的成績；只有造成決口，沒有修堤。  
 農人們前去參觀這個黃河大堤的時候，常常喜歡問這樣的話：「是哪個偉大的工程師，人民的治河英雄領導修成這樣大的工程？」

錢先生的答覆是：「我們的偉大工程師，我們的治河英雄是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不但領導了人民，將人民的社會革命鬥爭推上了新階段；同時也領導了人民，將人民對自然的鬥爭推上了新階段。」

在這裏，你可以看出共產黨是大工程的領導者，是組織者。而可以稱為真正治河英雄的，乃是廣大的技術工人和農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

當農民成爲土地的主人的時候，當工人成爲工程

的主人的時候，當知識分子決心改造自己、鍛鍊自己，決心爲人民服務的時候，疲乏無力的老中國就出現了空前無比的大力。中國年青了；舊社會的面貌也起了變化，社會革新了。每個人不是爲統治者服務，而是爲自己，這就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大工程。

不過，治黃的工程還在開始，這條毒龍還沒有完全馴服。但是人民的力量有絕對的把握馴服牠。

新中國的建設和治黃比起來是更大的工程，也是剛在開始，但是同樣的道理，中國人民的力量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成功。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的親密團結，就是勝利的保證。

### M·伊林的著作：

M·伊林是蘇聯的科學家，工程師，文學家。他特地爲少年們寫了許多又有趣又容易懂的科學讀物。本期所刊的「天氣陛下」就是他寫的。他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多，下邊是著名的幾種：

人和山	十年
五年計劃的故事	八元
黑白（書的故事）	三元五角
不夜天（燈的故事）	三元五角
幾點鐘（鐘錶的故事）	三元五角
汽車怎樣學會跑路	五元五角
十萬個爲什麼	五元

開明書店 印行

# 勞軍報告



## 八百小代表·一片沸騰的熱情

強環

——記少年勞軍聯歡大會

下午兩點鐘，市立育才中學大禮堂裏的座位上、地板上、舞臺上、窗檯上、到處擠滿了少年先鋒隊、兒童劇團、少年兒童服務團、中國少年劇團、育才學校、實驗民校、少年文化村、上海災童教養所、上海福幼院等二十四個單位，八百多位天真活潑的小代表，慰勞三野宜昌部隊一八〇團步兵連的一百多位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大會主席趙慧君，司儀徐翠，忙碌的招待員，都是活躍的少年先鋒隊隊員。這是新上海的小主人，第一次以小主人身份，舉行這樣一個蓬蓬勃勃、規模宏大的少年勞軍聯歡大會。他們用自己有力的小手，在兩壁的大紅標語布上，寫下了孩子們

的誓言：「跟共產黨走，建設新中國。聽毛主席的話，學做新少年。」

「開會軍樂達的達的達，拍手聲音劈歷拍拉拍，達的達的達，劈歷拍拉拍，解放軍，小朋友，哈哈哈哈哈！」

啦啦隊尖聲歡呼着，千百隻小手使勁的拍着，被小朋友們擁入會場的解放軍戰士們，又被小朋友們分別擁入坐位。你戴花，我簽名，她送信，小弟弟妹妹拉住戰士們的手，摸着他們烏亮的美式槍日式槍，唱着、歡呼着、跳着。戰士們被小朋友的熱情激起了抑制不住的興奮和感動，但又覺得羞澀地揮着手，揩着汗，讓女孩子們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胸前、在自己帽子頂上，

佩上紅星花，紅簽條，親切地說：「謝謝你，謝謝你，小朋友！」後來戰士趙和榮見了我，拉住我的手，激動地說：「當了解放軍真不簡單，人人尊敬，人人愛護，連小朋友對我們也這樣親熱，有個小妹妹還喊我們是『解放軍大哥』呢！」

戰士們打開了信封，每封信裏面是一片歪歪扭扭、但看得出是花了很多工夫寫成功的小朋友們的親筆信。少年先鋒隊員劉耀明的信上說：「有這樣強大的解放軍，反動派還怕打不倒嗎？」另外還有一封信上說：「請大哥大姊姊給我們通訊。」幾百封信中，信封信紙郵票都準備得妥妥貼貼。當時有同志提議說把信都交給師部董科長統一分配，好讓各個部隊都看到。許多戰士都認為：「這個意見我同意，不過要讓我寫好回信，明天一定交給師部。」一個戰士小心地把信藏

到口袋裏，慎重的說：「他信裏要我說個渡江故事給他聽，還要我們打到廣州去，打到臺灣去，解放全國老百姓呢！我今天晚上要好好寫。」

「向前，向前，向前，永遠跟着你們向前！」這是上海少年先鋒隊在會上贈給解放軍的大紅旗上寫着的。「你們都是大英雄。」這是上海報童學校贈的。「把解放的旗幟插遍全中國。」這是新少年報社贈的……上海慈幼教養院、上海災童教養所、育才學校少先隊……等十五個少年兒童團體贈給了解放軍十五面旗，每一面旗上跳躍着新中國小主人們對解放軍無比的熱愛和敬意。

當解放軍某師邱政委，市教育局代表洪林同志講了話，小朋友們歡欣地表演自己十三個精采節目的時候，全場在沸騰着，解放軍戰士

們的心也在沸騰着，用袖子揩着直往外冒的汗珠，小朋友們立即掏出自己的手帕、毛巾給戰士們擦。戰士們怕小朋友們看不見戲，把他們抱在自己的膝上，親切地問長問短。

大會將結束的時候，千百個小喉嚨又尖聲地高喊：「向人民解放軍學習，做個新少年！」「向人民解放軍看齊，做個新少年！」「解放軍戰士們也揮着拳頭和小朋友一起喊：

「新中國新少年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在回來的路上，解放軍某部二等功臣吳寶珠發誓一樣的說：「不要說上海工人、學生起來建設新上海不成問題，光是這些小傢伙就不得了！我們消滅蔣介石殘餘匪幫以後，要好好的保衛住咱們的新時代，建設好咱們的新中國！」

## 慰勞信兩封

敬愛的人民英雄：

我是一個女戲子，爲着生活，我從早到晚的拉長了頸子，唱啞了喉嚨。有時候偶然也會得到幾個有錢的老爺太太們一聲喝采。我唱了十年的戲，本來預備再唱十年，就找一個爲我喝采的先生，嫁給他或者做他的姨太太。如果運氣好，死後也許可以有一口棺材。否則就顛沛流離。像有名的賽金花，還不是寂寞地死在她孤老貧苦的牀上嗎？

可是七月六號那天，我得到了「新生」，謝謝你們——英勇親切的戰士，我沒法形容那天遊行時候我的激動。你們強有力的隊伍擦過我的身旁，我用曾經祇爲有錢老爺們歌唱的喉嚨高唱着「你是燈塔」。我向你們伸出滿是羞慚的手，謝謝

## 他們爲什麼要勞軍？

## 婦女陳玉珍

「解放日報」接到婦女陳玉珍的信說：自看到報載節約勞軍以來，很覺得不安，因爲解放軍替我們打碎了鎖鏈，解除了束縛，打跑了刮民黨，自己卻沒有餘力慰勞解放軍，只能終日在心上打算着。「上次颱風襲滬，排山倒海的雨水，虎吼的巨風，把我小小的鉛皮房子吹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只剩一張眠牀的地位不

漏，我便和三個小囡擠在一牀。二十六號，我正赤了脚，在齊膝的深水裏墊東西，三位警員冒雨走來，和藹可親的對我說：「你們要是不能住，可以到那面戲院裏去。」不一會兒路旁又走過一個解放軍女同志。她走進來對我說：「大姐，你

們這裏要是不能住，可以到那面我住的高房子裏去，沒有關係的。」一面說又幫我墊高幾件東西。我把這幾句簡單的話跟反動政府一比：那時候警察敲竹槓，撈鈔票，三嚇頭，窮人還要吃拳頭。現在人民政府竟把警察感化得這樣坦白。女同志也對我也如此親熱，感動得我淚水直湧。更覺得慰勞是件大事。這一千元是明天的小菜錢，願節省吃一天白飯，送給解放軍。禮輕情重，略表窮人的熱心，請轉交。」

## 棉壘班學生施錫奎

二十號前後，棉壘訓練班的意見箱裏發現了一個很重的白紙包。拆開一看，裏面是嶄新的一疊三千六百元人民幣。還有一張字條寫着：「吃人民的，用人民的，對人民沒有什麼貢獻，又要拿人民的。我願將此錢（指秋季日用品津貼和

你們給我熱情的回握——從這我懂得了：人爲什麼要活？

現在我已決定去文工團報名。不久，我就會從早到晚，張大了喉嚨，爲廣大的人民歌唱了。這裏獻上兩千元，聊表我對你們的敬意。緊握你們的手！

★ 范月娟上七月九日

偉大的解放軍：

我是個送報的孩子。那天大遊行我也參加了，因爲太興奮了，我不得不將我對你們英勇作戰艱苦奮鬥的欽佩和羨慕告訴你們，你們是我的榜樣。從今天起，我要加緊學習，鍛鍊身體。等我長大後，一定追隨你們，永不分離。這是我一個星期保存下來的五百元，送給你們表示我微薄的敬意。

張小毛

七月份津貼）慰勞人民解放軍，並希望在本班掀起勞軍運動。」紙條上沒有簽名，經調查，纔知道是四中隊施錫奎同學。（王裕華）

### 推紗工友羅正大

勞軍熱潮擴展到中紡第二製麻廠，長棉車間推紗工人羅正大首先獻金一千元；數目雖不大，卻深深感動了大家。因爲羅正大每日工資底薪僅一元三角，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壓在他肩上，爲什麼還要獻出一千元呢？羅正大告訴大家說：他從小沒有父母，在老家興化時，十歲時就僱給地主送飯打雜，一年只賺五斗米的工錢。到十三歲，家鄉大水災，再沒法混下去，跟着別人飄泊到上海來。起初在店裏洗洗碗，掃掃地，混口飯吃。後來大了，就一直作工。在第二製麻廠，他是個長日工；他妻子只能作臨時

工。臨時工雖然一樣作工，卻少拿三分之一以上的工資。在當時反動分子把持的黃色工會下，沒有門路，沒有錢財禮物，休想補上長日工。他滿腔憤恨，壓在心頭，還要小心自己的飯碗。爲了生活，他又利用星期天給人家染染衣服，賺幾個錢。但物價天天飛漲，怎麼拚命也免不了經常短柴少米。但是解放後，工廠組織起工人自己的職工籌委會。工人自己當家了。他妻子很快的改爲長日工。現在她每日拿到底薪一元二角五的工資，家庭收入增加了，物價再不像過去飛漲，生活也好得多了。羅正大說：「這都是解放軍拚命流血給我們爭來的。如今要勞軍獻金，我是心有餘力不足。雖然我不能和薪金比我多幾十倍的職員們相比，但是我要獻出自已用勞力賺來的一千元，向解放軍表表自家的一番心意。」（姜維漢）



## 遊擊隊員的兒子

愛沙尼亞 雅柯勃松著  
湯 蕪 之 譯

夜裏，從森林去村子的中途，他們被抓去了。在一座古老的莊園的釀酒房裏，拷打了磨折了他們一整天，傍晚，就把他們吊死了。

在他們被帶到街上去的時候，他們還能夠勉強站着。他們是三個魁梧的漢子，週身血跡，但是，仍舊像過去戰鬥中那樣堅定、頑強。在鎮公所前面，他們被捆綁在幾根柱頭上，等待那些從四方八面被驅來的老百姓。在主管人把遊擊隊的犯罪理由簡單地講了幾句之後，一切就完結了。

從附近村落上來的人們，沈默地看着這死刑，過後，又沈默地散開了。他們不再爲自己的死者痛哭，只是牢記着這一切，等待更好的時機。他們好像沒有甚麼安慰話可以說，連那個不很高的、曬得黑黝黝的孩子也是這樣。那個孩子——安特斯——眼睛裏充滿了絕望，他跟別人看了死刑，現在又和他們一起，匆匆地向那分佈在沼澤邊沿的小村落走去。

安特斯在牧場邊上的一棵古老的白樺樹下站住

了。旁人都明白，他想朝後面再望一望，他此刻是十分難過。低垂的白樺樹枝，在孩子的頭上輕輕地搖盪。他倚靠在粗大的樹幹上，覺得樹幹好像也在輕輕地搖幌。

安特斯等旁人都走開了，纔慢慢地回轉頭去。從這裏，他清晰地瞧見了他們，他們像站在那裏似的，沈重地懸在繩索下面，頭垂在胸前，好像在期待中睡着了。是啊，他的父親站在中間，旁邊的兩個人，安特斯是素來不認識的。

起初，安特斯不能控制自己，握緊了拳頭哭泣。透過眼淚，他望着那受死刑的人。他想，現在祇有留下他和祖母了，他的母親——貧苦的婦人，在七月戰役中就陣亡了。

安特斯站了一會兒，又重新往前走。黃昏到來了；從原野上飄來淡淡的芳香，熱烘烘的微風，沙沙地響過胡桃樹叢，天空浮遊着輕盈的雲朵——由東邊飄到西邊。在周圍的農舍和樹林，都淹沒在蒼茫的暮

靄裏；黑夜降臨了。

沈思的、突然變得像成年人那麼懂事的孩子走進了赤楊樹林，沼澤就在林子後面露出來了。他猛然聽見，好像有人在他背後跳過了小溪，還沒有來得及掉過頭去，那個人已經用一隻手挽住了他，很親暱地用低沈的聲音說：

「晚上好，孩子。」

安特斯站住了，立刻掉轉身去。出現在他面前的那個人比他高不了多少，可是他那雙寬闊的嶄齊的肩頭，好像是木頭削出來的那樣，在深深地呼吸着。他穿着長筒靴和粗帆布襯衫，襯衫的顏色和那有點褪了色的八月的樹林的綠色溶成了一片。一陣陣微風，撩動着他那亮晶晶的、晒得變了色的長頭髮，使他顯出一副不愛修飾的流浪人的模樣。

「你好。」孩子簡短地回答他。

「你是……從那邊過來的嗎？」

「是的。」

這個陌生人的、生着剛硬鬍鬚的、精神煥發的面孔，很泰然自若。但是，他那雙有光的碧眼睛凝視着，好像要看透對方內心的深處。過了一會，他用更低聲音說：

「別氣餒，小朋友！你的父親是個勇敢的人。他打擊敵人的時候，手從來沒有發過抖。就是在我們最好的戰士犧牲了的時候，他的意志也從來不會動搖過。你呢，你要努力學他。」

現在輪到安特斯仔細端詳這個穿帆布襯衫的陌生了；此刻他才知道是和誰在講話，他問：

「那末你……知道他？」

「知道。我們在一塊兒工作了一個多月了。也許你聽說過：有人出了高價要庫烏斯克的腦袋，那個庫烏斯克就是我。」

「啊，這樣的……你就是那個庫烏斯克。」安特斯天真地說，想着父親曾經和這個盡人皆知的英雄並肩作戰，他馬上感到一種驕傲。

遊擊隊員親暱地握着孩子的胳膊，說：

「別以為我教得你太忍心。不是的，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可敬的人。等我們爭得勝利的那一天，我們再來整理那偉大的名單，我們要記住今天戰鬥中喪失了的伙伴們的名字。到那時候，我們才有時間來痛哭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不過，你幾歲了？」

「十五歲。」安特斯回答。

他們已經繞過了公路，沿着那密密的叢林繼續向

前走。在走到曠野的時候，遊擊隊員停下來說：

「朋友，氣餒是沒有用的。不要忘記，你並不是孤獨的一個人。我們經常惦念着你。假如你要告訴我們些什麼，就寫一張紙條，到沼澤邊的小河岸上來。看那棵長着岔枝的松樹，樹幹上有一塊樹皮削掉的。就在這棵松樹根下有一個窪地。你去找一定會找到。在那裏，經常有我們的同志在放哨。你記得麼？」

「記得……當然記得……」

安特斯激動地說。

遊擊隊員微笑着，揮了一下手。於是，小孩又孤單單的留在這凝結的薄暮中。

★ ★ ★

三具遊擊隊員的屍體，在鎮公所前面吊了整整的一星期。每天傍晚，那個孩子都要爬上小坡去望望他們。最後，他們與看守他們的德國哨兵一同消失了，他纔好像從那晝夜磨折着他的，沈痛的惡夢中解脫出來。



從此，他的生活變成了另一個樣子：四鄉發生的

一切事情，他都要去精密地注意，敏銳地觀察。任何一件細小事物，都沒法逃過他的視線。

表面上，他顯得很平靜、甚至很快活。而且，他使人以為他是那種健忘的人。他到處閑蕩，時而出現在這裏，時而又出現在那邊，甚至還和那些富農地主們聊天。那些人並不掩飾自己對德國人的親善。他的

朋友圈子，一天比一天擴大。在這兒，他聽到一句認為很有趣的話，一會兒又在另一個地方聽到了另外一句，第三個人添上第三句，第四個人又透出了第四句……那些不會懷疑到他的人們，就經常作了這個滿身塵土的孩子的眼睜和耳朵。安特斯供給了遊擊隊關於兩部德國坦克的情報，這兩部坦克很快就被炸燬了；他還把某一個德軍後方司令部遷往一座小學校去的消息帶到了約定的地點，那座學校很快就燃燒了起來。



來，把那些給手榴彈炸死的炸傷的軍官老爺們埋葬在崩塌的建築物下面。最後，他又發覺了糧食輜重開出的規定時刻，於是，這輜重的命運就決定在那有兩輛被燬滅的鋼鐵怪物的地方。

可是，這一切都顯得很偶然，連安特斯本人也並不覺得這些事情有着特別的意義。安特斯在一個人的時候——比如說：祖母到隣居那裏去閒談解悶，或是在爐邊的木床上睡覺去了的時候，安特斯思索着，幻想着一件極偉大的、在百里之外都能看得見的建築。他感覺到把那經營父親坟墓的責任担在自己的肩上了，他現在所作的一切，不過收集了一些石子爲父親立紀念碑。但是直到今天，這些石子都大渺小、太輕微了，還沒有一塊真正的大石頭。



於是，  
在一個晴朗  
的日子，安  
特斯找到了  
他要找的那  
個東西。這  
一天，他遠  
遠地離開了

自己的村子，走進了沼澤地區。在一個小坡上坐下來休憩的時候，他猛然發現了一羣飛機，向着西面的沼澤草原飛去。奇怪的是：飛到安特斯一向知道的、不通行人的密密的樹林後面，飛機就一架跟一架地開始着陸了，宛如落向濃密的草叢中。

安特斯跳了起來，覺得口乾舌燥。他是這樣的興奮，以致不辨道路，急着向前跑。他現在確實知道了：那個秘密的彈藥庫正在那個地方。他們早就請他打聽過這個彈藥庫了。

孩子小心翼翼地邁着大步向前走，連自己的腳步聲，自己都聽不見。

幾個鐘頭之後，他悄悄地爬在一棵高大的松樹上坐着，風一陣緊一陣的搖盪着他，他正確地觀察他要知道的一切。

這天晚上，他在河岸上的灌木林中躺了許久，和庫烏斯克同志談着話，極正確地把一切描述出來。安特斯感到無限的幸福，因爲遊擊隊長向他說：

「唔，好極了，小兄弟，一切都做得很好。我們早就注意到那個地區，可是此地的孩子們似乎都懶得去偵察到底。我們明天夜裏就去抄襲這個賊窠吧。」  
「明天晚上？」安特斯再問。

「是的，這樣的大事件，需要集合更多的人纔辦得了，並且還要好好地計劃一番。我們這兒的十來個人是不夠的。」

「是呀，十來個人太少了。」安特斯點一點頭。費了一個多鐘頭，安特斯穿過青幽幽的九月的夜，

回到家裏，他一直興奮着，以致許久沒有能睡着。

後來他睡着了，在夢中看見父親還活着，坐在他牀頭，向他講着一個漫長的故事。而他，安特斯，一面聽着，覺得非常幸福。

第二天早晨，下了雨，還刮了風。處處感到了秋意。田野中不再飄來花朵和小麥的芳香了，灰色的雲霧佈滿天空，顯得很寒冷。雨水從窗前的樹枝上流下來；沿着樹幹，成爲許多很長的細流，也從發黃的樹葉上滴下來。但是，泥土還像夏天那樣乾燥，一大口一大口地把雨水吞下去了。

祖母在茅舍角落裏忙碌着。安特斯非常興奮，他踏過院中潮濕的淺草，把舊雨衣的領子翻到耳邊，迅速地走上了馬路。

他走了又走，愉快一直增長着。快活的興奮，使他變成這樣的漫不經心，以致久久沒有覺察到，一個高大精壯的法西斯分子早就趕上他了，幾乎和他並排

# 紅軍媽媽送軍鞋

沈同衡畫



○一天，南城縣某區，來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提了兩雙布鞋，向區裏工作人員說：「把這兩雙布鞋送給紅軍，（人民解放軍）穿着過長江打白匪（國民黨匪軍）。」區裏有些奇怪，問她時，她笑嘻嘻的說：「我兒參加紅軍十八

地走着，眯着眼睛打量着他。

不知道是偶然的呢，還是預防危險的本能真正覺醒了，孩子猛然停了步，望了那個人一眼。他的視線和那個人的相碰了。他們警覺地彼此望了一陣，孩子忽然想起：這個人不就是新鄉長麼，不就是安傑爾松大農莊的地主麼。意思說：他們反正要抓住他……

正在安特爾斯準備離開公路，想繞過田角，躲進森林去的瞬間間，這個同路人用一隻強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臂肘。孩子感到非常痛，但是，並不哼叫一聲。從鄉長的深褐色的鬍鬚下，露出了兩排寬大的牙齒，齧磨出輕微的聲音，好像爲了諷刺似的，問：

「噯，小伙子，你忙着上哪兒去呀？」

「上哪兒去？不上哪兒去。隨便這麼走走。」安特爾斯回答。

「哦啊，隨便這麼走走。」鄉長說了，就猙獰地笑起來。他仍舊抓住了安特爾斯，繼續說：「我瞧你是個聰明伶俐的孩子……隨便這麼走走。可是，你那些相好、朋友，是些各色各樣的人。這樣的人你認得很多，是不是？」

「沒甚麼多不多，在本地，我曉得的和你曉得的是一個樣。」

年了，一直沒見他，聽說紅軍快要過長江了，我沒有別的，做了兩雙鞋送給他過江好好打那些反動派。」



「這位老太太家裏很窮，區裏勸他把鞋拿回去換菜吃。她不高興，她說：『把蔣介石打倒了，我兒回來後什麼都有了，你一定得收下。』」

「老太太的兒子是民國二十一年參加了新四軍的。今年大軍過江的消息傳開了，大道小路上送糧送柴支援前綫的人，熱熱鬧鬧不斷頭。她想『人家都支援大軍，支援俺兒過江，我做什麼呢？』」

「自然囉，自然囉。」  
鄉長點了點頭，繼續笑着。他們默不作聲地走了不多一會兒。終於，孩子低聲問：

「你幹麼拉着我呀？」

「我？拉着你？別打哈哈吧，小朋友！」鄉長驚訝着。假裝很親暱的樣子，用柔和的聲音說：「我祇是挽着你……不過，親愛的孩子，假如你不太忙的話，能不能隨我到一個地方去玩玩呢？」

「到哪兒去？」

「到哪兒去？還不是……隨便這麼走走。」

安特斯深深地吸一口氣，曠了下去。他聽見背後還有一個人的腳步聲，馬上他明白了：這腳步聲對他很有關係。他整個體會到了：他連任何一個極微小的得救的希望也沒有了……

他們很快就到達了鎮公所。穿軍服的人向司令部前值班的衛兵交談了幾句話，那個衛兵張牙裂嘴地笑了一笑，就放他們進去了。他們在安特斯的兩條腿上重重地打了幾下，就帶着他經過昏暗的走廊，把他推進一間繚繞着煙草的青煙的小屋子裏。

一個圓臉的軍官坐在窗前的桌子邊上寫着甚麼。看見進門來的人，他疑問地揚起光亮的鬢眉毛。穿法西斯服裝的鄉長在軟椅上坐下了，那個一直跟蹤在安特斯背後的人，站在他的旁邊。

兩雙兇眈眈的眼睛盯着這孩子，打量着他。看樣子，鄉長和軍官在考慮着甚麼，彼此交換着眼色。可見他們老早就商談好了的。



③於是她收拾了一些舊布，日夜不停的做鞋，她說：「這就算是送兒子的禮物吧。」僅僅七天的工夫，她就做成了兩雙漂亮結實的布鞋。

突然，安特斯聽見一句問話，這問話是他怎麼樣也預料不到的：

「你昨天在草地裏跟他談過話嗎？」

「我嗎？沒跟誰……」安特斯說。

還沒來得及把話說完，一根軟棒子在他的臉上狠命一擊。鄉長兩腳直跳，手裏握着橡皮棒，威脅地站在他面前。

德國人眯着眼，認可地點了一下頭。後來，他又問了一句。於是，鄉長就用冗長的、模糊不清的德國話回答他。德國人用他那圓潤、肥滿的手指朝安特斯的胸膛指了一下，又首肯地點一點頭。

「哼，沒有……沒跟誰……你這個齷齪的狼子！」鄉長把棒子往那紙張凌亂的桌上一扔，謾罵着。

他一動不動地坐了一陣，接着又開始審問：

「他們都是些土匪，對不對？」

安特斯把嘴裏的血吐了出來，一句話也不說。

審問的人變得更頑固了。

「是不是土匪？是甚麼？你說！嗯，說呀！」

孩子不作聲。

「哼，好！你還想玩你的鬼把戲？我們會揭穿你的底細，像剝豌豆莢那樣容易！」鄉長威脅說。

孩子仍然一句話也不回答，鄉長就決定採用說服的方式。

「你也進過學校，是個聰明孩子。你自己懂得：要是知道某些

浪人、匪徒在幹甚麼勾當，我們就應該把這些都講出來。偵察那些



④她的家離區政府很遠，還隔着一條大河，但是她不放心叫別人去送。於是她涉過大河，把鞋親自送到區裏。她做的鞋在全區軍鞋中數了第一等。「紅軍媽媽送軍鞋」的故事，便馬上傳遍了四鄉。

暴徒，把他們的情形向當局報告，是每個人的義務。只要你好好地全部講出來，對你是一點損害也不會有的。我們也了解……孩子們愛新奇的玩意兒。我會告訴他們，請他們寬恕你從前幹過的那些事情。」

沈默無聲。他們給了他很短的時間去考慮，可是，他仍舊啞口不言，像一條魚似的。這愈使他們惱怒了。他們罵他，呵斥他，用腳踢他，用橡皮棒在他的臉上、頸頸子上猛烈地抽打，痛好像直透進他的心底。當他正咬緊牙關，忍受着痛苦的時候，他們又把他拖到另一個地方，拖到一間昏暗的貯藏室裏，關上了房門，開始拷打他。

他們逼迫他，扭轉他的手和腳，還打他的肚子。這些都無濟於事，他們又一把一把地拔掉他的頭髮。以後，是誰又來撈裂他的指頭——這是個軍士，長着一張瘦骨的、陰險的臉。他痛得再也不能支持了。因為痛苦和憎恨，他大聲地啼哭起來。可是，他並不屈服，他祇是哭泣，因為，在這可怕的、長久的磨折中，自己的聲音，好像給了他援助。

痛苦繼續了一整天。為了繼續無情的拷問，他們間或也給他休息。傍晚，他們把他一個人丟在那裏。在這黑屋子裏，他嗅到一股強烈的血腥氣，顯然，這

是從他那被打得皮開肉綻的自己的身上發出來的。

他坐在地上，喘着氣，非常疲倦。

不知道究竟睡了多久，突然，彷彿有人推了他一下。他馬上坐起來。聽見整個世界在轟隆隆地響，好像要崩毀一般，牆壁在震動着。安特斯立刻猜到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吃力地站了起來，搖搖幌幌地走到門邊，用腳踢着屋門，一直踢到他們把門打開為止。

德國軍官和鄉長在衛兵的肩膊後面朝外望着。天已經黑了。鄉長手裏提着一盞火光閃閃的燈。虐待過安特斯的那兩個人，臉色蒼白得像死人一樣，他們淡漠地望了安特斯一眼，就想逃跑了。但是，安特斯不讓他們離開，他嘶嘶力竭地叫喊起來：

「你們等着……等着……我願意告訴你們！我……我……願意……完全告訴……」

「以後再說，我們以後還有時間來和你談的！」鄉長神經質地回答。但是，孩子繼續喊：

「不，這會兒就談……這會兒！別等以後了！你瞧，那就是……因為……聽呀，你們這些強盜……昨天我們在河岸上談的，就是這回事！哎，恰巧就是這回事！」他倚在門柱上，高聲狂笑。這是愉快的、生命的笑。他勝利了，現在，要來的就來吧！

??

說小想幻學科

蹤失的師程工

!!

淡綠色的轎車

一列向前流動着的汽車，在十字路口的紅色指揮燈光前停了下來。一輛淡綠色流線型的小轎車也沒有例外；祇是它的車輪跨過了公路上那條白色的中央線。

這在行車規則上講，所犯過錯是極微小的。但是你知道，交通崗警是多麼着重交通規則。因此，崗警敖達秋便向綠色小轎車做了個手勢：要司機把車子停止，解釋犯規理由。接着他轉過了身子，又做個了手勢，使旁的車輛通過十字路口前進。

綠色小轎車也隨着別的車子開動了。當它駛過敖達秋身旁的時候，這位警員彎下了腰，打算給車中不服從指揮的司機一個警告，但他看到的卻是……車子裏一個人也沒有。敖達秋清楚地看見了車中乳白色的方向盤，和變速桿上的圓柄，但裏面的確沒有一個人。

是明期的夏天的中午。太陽以眩目的光輝射在汽車前面的座位上。這部轎車隨着汽車的隊伍，在迷惑中的敖達秋身邊走過。等到他神志鎮定，已跑得很遠了。

警務工作人員是永遠站在真理的基礎上的。

半秒鐘後，敖達秋已經用電話通知了最近一個崗警。他把車子的外形扼要的說了一遍，嚴格地要求扣留這部破壞秩序的綠色小轎車。

但是，說是容易：扣留！下一個十字路口的交通崗警在向他駛來的綠色小轎車前，命令地舉起了戴着白色手套的手。在這一瞬間，這位崗警感到這個動作太可笑了，因為，敖達秋說過，車中是沒有人駕駛；向一部沒有人駕駛的車輛作要求停止的手勢，豈不很可笑嗎？

可是，車子果然停下了。這馬上使這位名叫謝列金的崗警安靜了下來。

「敖達秋大概是熱昏了……他想——也許車中坐的是位小人國來的駕駛員？」

有過一次這樣的情形：謝列金在已經坐滿了觀眾的影戲院裏，發現了一個空着的座位，他馬上就擠了進去，但是有一位矮小的人早坐在那裏了。這位客人兩腳懸空着，離地面竟有二三十公分。

謝列金踱到綠色轎車前面。

但是，他的手剛放下，車子突然便又開動

著原林巴薩·B 聯蘇  
譯 珣 其 符

了，彷彿這位司機有意要逃避這不愉快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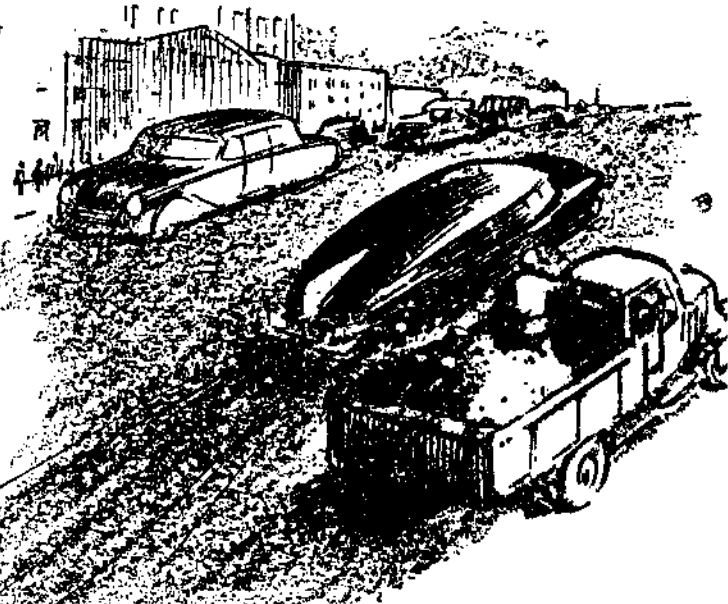
謝列金忙用身體擋在車子前面，但這個破壞秩序的綠色轎車卻不肯再停留了，直向這位崗警的肚子撞過來，那一個則一動不動地站着，握緊了拳頭，車子駛得愈來愈近了……在離警員兩步的地方，綠色的車子繞向了一邊。

謝列金彎下了腰，向矮矮的綠色車子的窗子望進去：車子的前座上，除掉一付駕車用的手套之外，什麼東西都沒看見。可是卻看到變速桿竟自己移動起來，加大了速度。

是不是有隱身人坐在車子裏呢？幻想小說中是可能有的，電影上也可以看到，但在事實上則……

警員解開了下巴下面的小皮帶，把白色的夏季綢盔脫了下來。一陣溫暖的風吹在他發熱的面頰上。

謝列金並沒有長久地沈在迷惑之中，他判定這是件不正常的事，馬上開



始採取行動。他跑到崗樓中去，那裏面掛着一具電話，車子的號碼——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想出一個方法來停止它；需要強迫它停止，還是沒有疑問的。謝列金同時打了電話給幾個交通崗哨。  
……在人們還沒有計劃好一個阻止

它前進的方案之前，這部綠色的小轎車又通過了幾個十字路口。警員們知道它已經到達車輛稀少的地段，正以高速度疾馳着。每到十字路口或是追及前面車輛的時候，它馬上會把速度降低。還有，在每一個交通指揮燈前面，假如遇着紅燈，它一定會停下來，耐心地等待着綠燈，若是前面的車子停了下來，這部綠色車子也便跟着停止。還有，車中那位看不見的司機，對於交通警員舉起戴着白色手套的手，表示非常的敬意——他一定會把車子停止。

警員們的計劃便根據最後這一點決定的，這計劃需要兩個個人來執行：一個舉起戴着白手套的手，使它停住；另一個可以在這時候從容地把車子裏的司機找出來——也許還會同時把看不見的乘客也找出來呢，因為後面的座位上，有着一隻手提公事皮包和一頂灰色草帽。  
當然，還有一



個辦法，就是用另一部汽車追到它的前面，阻攔它的道路，強迫它停止。但是這辦法不一定有用：因為這部綠色車子遇到了障礙並不一定停止，只要有合法超越行駛的可能，它就會繞到前面去。

使它停止的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利用十字路口的紅色燈光了——但糟糕得很，前面三四十公里以內，再沒有紅綠色的指揮燈了。

……一個小小的「埋伏」，在下一個交通崗上等待着綠色轎車的光臨，三個警察仔細察看每輛駛來的車子，公路旁邊正劈拍地響着一部已經發動了的機器腳踏車。

人們已經知道了綠色車子的牌號和它的特徵，沒有弄到的只是……只是車子的本身而已。多少車輛從這兒經過，單單找不到那部淡綠色的流線型小轎車。

一位警長跳上了機器腳踏車，不斷地響起了喇叭，

逆着汽車流的方向向前疾馳，他一共跑了不下五十公里，但是沒有結果，那部蹣跚的車子彷彿遁到了地底下去了。

### 有趣的任務

火車幾乎沒有聲音地向前疾馳。

左雅舒適地靠在座位的軟背上，一陣微風由車子天花板上某處吹來，輕柔的拂着她的全身，然後消失到地板上網狀小孔中。窗子緊閉着，車中沒有絲毫塵土，也一點兒不悶熱……

沒隔多少年，當時在車站冒着濃煙的避暑蒸汽列車，和馬車一樣，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

你看，高空中閃耀着的那個小小的亮晶晶的圓點——像是蔚藍的天幕上的一顆小火星——這是一架巨大的金屬製的火箭飛機，它正向海參崴輸送着大批有時間性的物品和新出版的書刊雜誌。今天晚上，這些郵件

便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報紙呢！中央的報紙現在已用不到各個邊遠省分郵遞了。左雅對這事非常清楚，剛剛排好的新聞由莫斯科製成相片，用無線電傳真法傳遞到全國各個角落，當地報館收到後，自動機器便

馬上造出紙型，印出與莫斯科



一位警長跳上了機器腳踏車，不斷地響起了喇叭，



完全相同的報紙了。「真理報」便這樣地在五十個城市中同時印行。每一份新出報紙，全國的人都可以當日到。在今天，讀到舊報上讀者責難報館的通訊，說報紙每每寄到得太遲，該是多末可笑的事啊。

想着這一切，左雅無目的地望着窗子外面。在車輪敲擊着軌道接合縫的單純的響聲中，過去的一切，和一齣電影般地在左雅的意識中展開。

……戰事開始了，左雅還是一個十三歲的女學生，她負擔了管家和料理弟妹們的責任。母親參加到兵工廠工作去了。「也許這正是給你們的父親預備的呢！」她說。晚上，疲倦地等待着晚餐的時候，她輕輕的說出了她今天車製了多少個砲彈環套。父親當砲兵去了，他是戰事開始的第一天便上戰場去的。

國家遭受到沈重的考驗，戰爭終於勝利地結束了。父親帶着光榮的傷痕和三枚獎章回來了。他也參加到母親工作的那個廠中。現在，那個工廠已經在製造農業機械了。母親仍舊在廠中工作，

哥哥已考進了職業學校。

一次，父親帶了一個小巧玲瓏的自動複合式耕作機的模型回來。這是他和廠中幾位工程師共同設計的。小模型裝滿了汽油，便會在桌面上行走。它的鐮刀在空中「割着」，像在用力地撲着它的小翅膀。弟弟被這小東西迷住了。他整整鬧了一夜，直到把這小機器送給他之後，才安靜下來——這小東西是任何玩具店裏所買不到的呀！也許從這個時候起，他腦子裏便有了跟父親一樣去做工程師的願望，將來成爲一個聞名的機械製造家。

未來！左雅微笑了，難道她自己不在憧憬未來嗎？現在，這「未來」已來到面前了，大學畢業了，最初的實習工作也過去了，現在已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真想說是「聞名的」）女記者，正坐在火車中，向一個有趣的任務前進。起碼，根據她所聽到的，所有關於包布洛夫工程師的話，這個任務應該是極有趣味的。

誰知道這位年青的女記者繼續會想

到什麼問題上去，假如車中的播音器不提醒她已到了下車的站頭了。

### 工程師的嘉賓

一座不很大的單層別墅，在高高的柵欄中的一個小花園的深處。

### 「工程師包布洛夫別墅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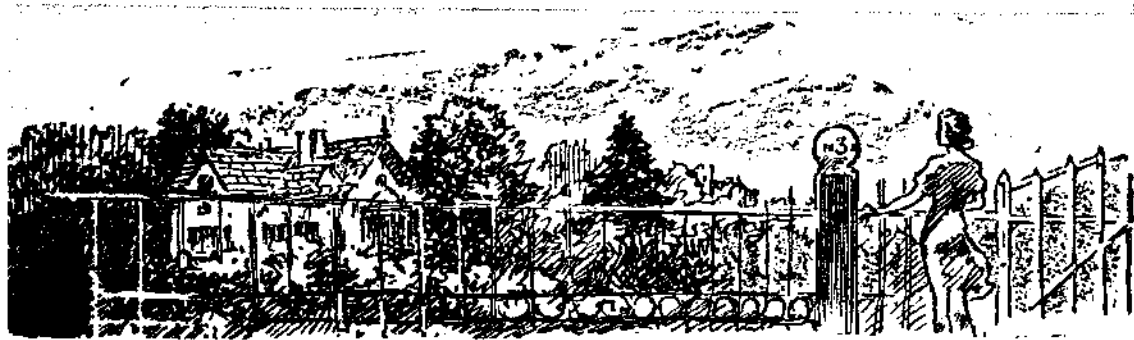
——門柱頂上的光亮圓球上，有着這樣的字樣。大門緊閉着的，看不到一點鎖鑰的痕跡；恐怕鎖門是裝置在裏面的。

「噢，竟連鑰匙孔也沒有一個，」左雅驚異了，「那末，包工程師怎樣走進他的別墅去呢？」

但是她馬上發現木柱上面有一個按鈕。

「哦，這兒有電鈴，」她按下了按鈕，「那末，一定是有着門人了，也許包工程師自己跑出來爲客人打開他的怪門？」

「哪一位？」一個聲音就在左雅身旁發出來。把她嚇了一跳，這聲音竟是



從……從她面前的木柱上發出來的。

「是我，左雅，」左雅對着木柱回答。「是您指定這個時間來和您談話的……」

左雅噤住了，和木柱談話是多末可笑的事呀。對了，在包工程師方面說，這太不客氣了——讓一個客人跟橡木做的「看門人」答話！左雅仔細一看，發現木柱上有一個蓋着格子的深洞、較低的地方另外還有一個洞，「上面是微音器」——她猜到了——「另一個則是擴音器。」

「請進，」木柱有禮貌地說。接着，木門自動開了，彷彿請客人走進花園去似的。

左雅在細砂鋪成的道路上走了幾步，聽到後面一個微響，回頭一望：門自動地關上了。

別墅的大門也緊閉着。「這就未免無聊了，」她想，「又得做一次談話？而這次是和門先生！」但是左雅剛走上第一個台階，門豁然大開了。

她走了進去。「請到工作室裏去坐。」方才那個熟悉的聲音說——不知又是從什麼地方發出來的。她走進一道不大的過道，過道盡頭的一扇門又打開了。

左雅知道這是表示邀請的意思。「難道到了工作室的門口，他還不出來迎接？」女孩子奇怪了。「哼，等着吧，包工程師，看來我得給你上一次專講禮貌的功課了。」

但是她的功課竟無人可上！左雅走進去的那個房間竟空無一人。這並不是接待室或是客廳，明顯的是一間工作室——包工程師的工作室：一張長大的寫字檯，緊靠着幾乎跟整個牆壁一樣寬大

的玻璃窗，一塊支在堅實的三角架上的繪圖板和一所工廠廠房的模型放在一個角落裏。

左雅站在工作室中央，一分鐘過去了，兩分鐘了……一個人也不見出來，左雅無聊地四面望望，怎麼辦呢？

「請坐！」那個熟悉的聲音又在說話了。「請稍等一等，抱歉得很。」

「最先，我是跟木頭柱子說話。」左雅出神地微笑了，坐到沙發中。「現在呢，大概是在和書櫃談天了。其實，當然，每次和我談話的，一定就是包工程師本人。哼，等到他大發慈悲走出來的時候，我來告訴他，他自己假如戴起了木柱的面具，對他倒更合適一些！」只是這位神秘的工程師並沒有出現，而且也沒有發出關於他的更多的消息。看起來，他已經忘了他的客人了。左雅在工作室中，至少坐了有十分鐘了。

「到底他在什麼地方呢？」她想。緘默許久的書櫃，彷彿在回答她，咳了一聲，用嚴正的聲音說：

「包工程師不在別墅裏，但他應該馬上回來了。他請您原諒還沒法預知的就擱。假如您能夠的話，請再等他一等。」

這是另外一個聲音了——帶着枯澀的音調。

「這一定是包工程師的秘書，」左雅想，「哼，我看，這位秘書也正學習他主人的怪脾氣呢！」

緘默的等待又過了十五分鐘。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只有那個書櫃又代表主

人向來客道了一次歉，並請隨意翻閱一個旋轉書架上大疊新出的雜誌。

「他竟狡猾的使客人單獨留在這裏，」左雅對於這位秘書先生如此想，「要是他對他心愛的姑娘也照這樣追求，照這樣談情？那我可真不羨慕他了。」她本來想像這位卓越能幹的人物，會是個面頰紅潤，帶着眼鏡的，努力而負責的年青人。

但是，這只是她這樣想而已。因為，那位秘書先生始終認為沒有露面的

(白)瞧，王大嬸在擦眼淚呢，  
那是笑出來的呀。  
看，趙老伯在打哆嗦呢，  
他是樂得支不住啦。  
瞧，劉二哥也跳得那麼歡，  
他心上開了花啦。  
看，小栓在地上打滾呢，  
他呀，他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啦！

(板)嘸，頭回翻身頭回樂，  
頭回臉上笑呵呵。  
紅星高高當頭照，  
紅旗飄飄當街過。  
毛主席高高興興看着咱，  
咱們翻身他頂快活。  
嘸，革命的道路雖說長，  
今天可走了第一步；  
革命的工程雖說大  
今天可挑了第一擔土。

• 葉三兒 •

必要。

「這真太不禮貌了，」左雅想着，已經很氣憤了。

事實上也難怪：孤單單地坐在一個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的空房間中，還不知道要等待多久，更不知道，人們是否已把她整個忘記掉了。

「幾點鐘了呢？」左雅想着，想伸出手腕看看它的小金錶。

但是，她還沒有來得及把眼光投擲到細小玲瓏的錶面上以前，一個平穩的聲音馴服地說出了：

「十一點二十八分！」

接着，又靜寂了。這是第三個人的聲音——一個安靜而無表情的聲音，和你向電話局問時台問「幾點鐘了」時，所得到回答的那種聲音完全相像。

看來，這部櫃子裏面應該不僅有書籍，一定還有着一部擴音的時計。

但是它怎樣會猜到左雅心中想起的時問題呢？

「真的，難道它能夠讀出人類的思維嗎？一女孩子驚奇了。」

# 翻身樂 (快板)

(板)翻身年唱翻身歌，  
大夥兒來跳翻身舞，  
頭上插的翻身花，  
蹶蹶敲的是翻身鼓。

(白)嗨！大夥兒都來呀！  
今天該咱們樂一樂啦！

(板)百年的日子不是人過，  
吃的豬狗飯  
做的牛馬活；  
左思右想不自由，  
頸子上扛着個大枷鎖。  
蔣介石那個流氓頭，  
青天白日當活閻羅，  
呸！他青天白日當活閻羅。

(鑼鼓)  
黑夜點燈照得寬，

救星毛澤東出湖南。  
燈掛高枝照得遠，  
星星火之能燎原。  
嗨！七月裏打雷應天響，  
受苦的人兒抗起了槍；  
逼急了羊仔不怕狼，  
老百姓拚死要反抗；  
羊羣帶路有頭羊，  
領導革命有共產黨。  
經霜的麥子日夜長，  
人民的力量一天要比一天強。  
嘿！趕走了流氓蔣介石，  
趕走了烏烟瘴氣蔣匪幫。

(鑼鼓)  
頭回翻身頭回樂，  
頭回臉上笑呵呵。  
工人翻身魚得水，  
農人翻身黃金土；  
婦女翻身去掉了千年重担大石磨；  
學生翻身剷去了莠藜開出了路。

## 科學童話

這個「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左雅難於斷定。因為，她的思維當然不是那個書櫃所能夠猜到，更不是那位不在房裏的祕書。至於說包工程師，那更不是了，因為他根本就不在別墅裏……那末，究竟是什麼人呢？難道只是一種偶然的巧合？（分六期刊完）

## 烏拉波拉故事集

德國柏吉爾著  
顧均正譯

這本書雖然叫做童話，說的却完全是實實在在的事。那麼為什麼要叫做童話呢？因為這些事全都奇難古怪，跟童話一樣的引人入勝。讀過之後，你會恍然大悟：在嚴肅的科學的領域中，原來也有美妙的奇景在等待你去發掘哩。

定價八元五角  
開明書店印行

： 璋 祖 賈

# 蚊 蟲

你知道水面浮針的古老的戲法嗎？先把針放在紙上，然後一同平放在水面上。過了一些時候，紙溼透了，沈到水底下去，針便單獨浮在水面上。因為水的表面有着一層薄膜，在牠沒有破裂之前，可以負載相當的重量，這個力量，就是表面張力。

在池子裏面，你可以見到有些昆蟲能夠在水面上行走。假使我們的身體也像這些昆蟲那樣的輕巧，我們也就可以在水面上跳舞，而不會把腳濡溼了。

油的表面張力不及水大。這一點微小的差異，就可以決定那些能夠在水面行走的昆蟲以及蚊蟲的幼蟲之類的生活是依附水的表面張力。

蚊蟲生活史的第一步是卵。雌蚊產卵的時候，用前腳把身體支持在池子邊上或任何浮着的東西上面，後腳向後伸，互相交叉，攔住產下的卵。牠一邊產卵，一邊把身體緩緩向前移，這些卵就一個個豎立着，排列得很整齊，好像一簇小形的雪茄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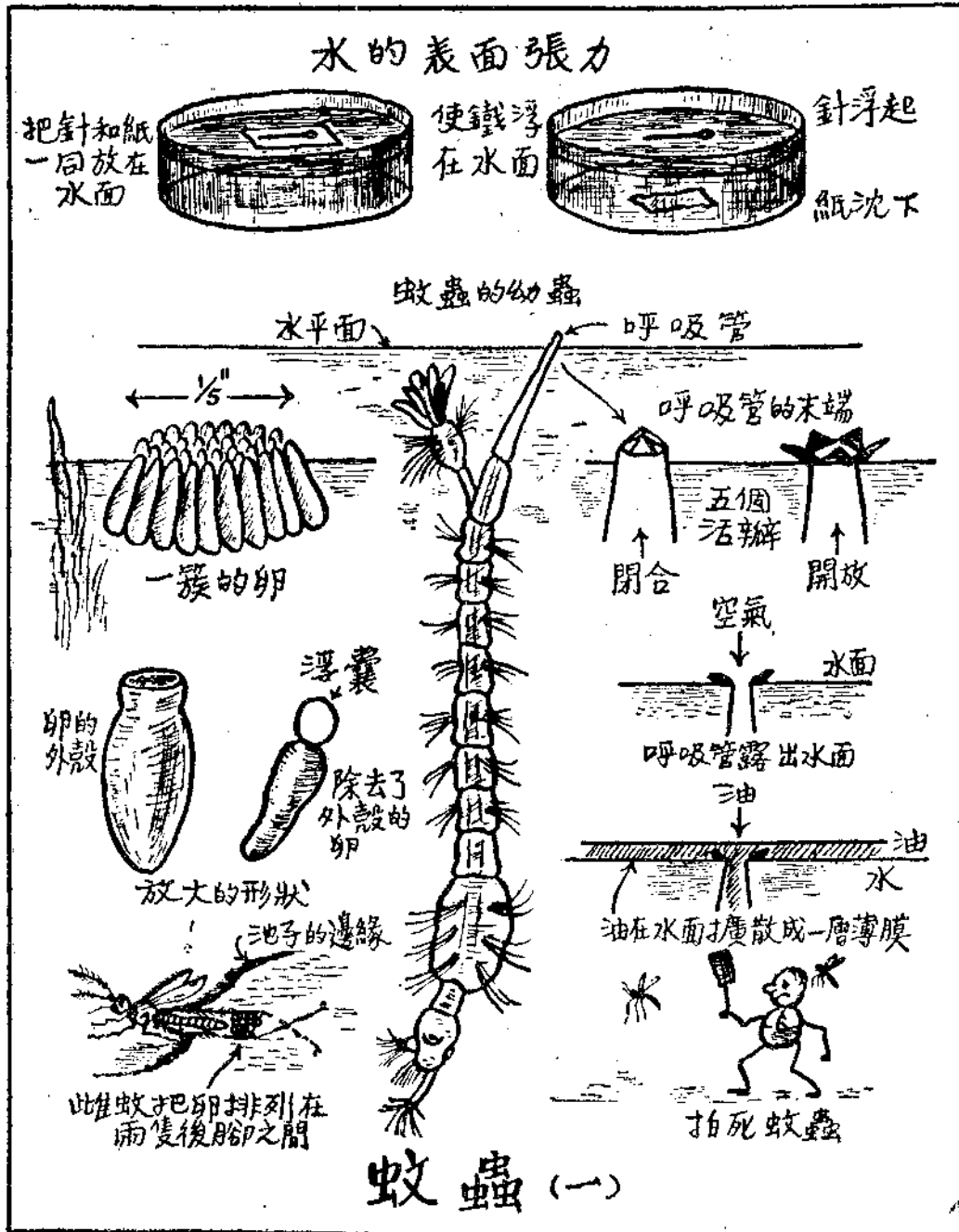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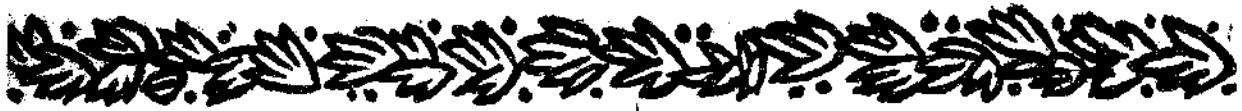
從卵裏孵化出來的幼蟲，樣子醜陋，有些像小蝦。牠在水中運動的時候，曲動身體，好像人們打拳那樣，所以我們叫牠做了子。牠們需要呼吸空氣，假使在水裏浸得太久，便要窒息而死。所以牠們把身體倒掛在水面下，讓尾端的一個特殊的呼吸管露出在水面上。牠的身體受着水的表面張力的支持，不會沈到水底去。呼吸管裏面有兩條管子，貫通到身體前部；末端生着五個三角形的活瓣，讓空氣可以自由進出。沈沒在水裏的時候，活瓣閉合，防止水流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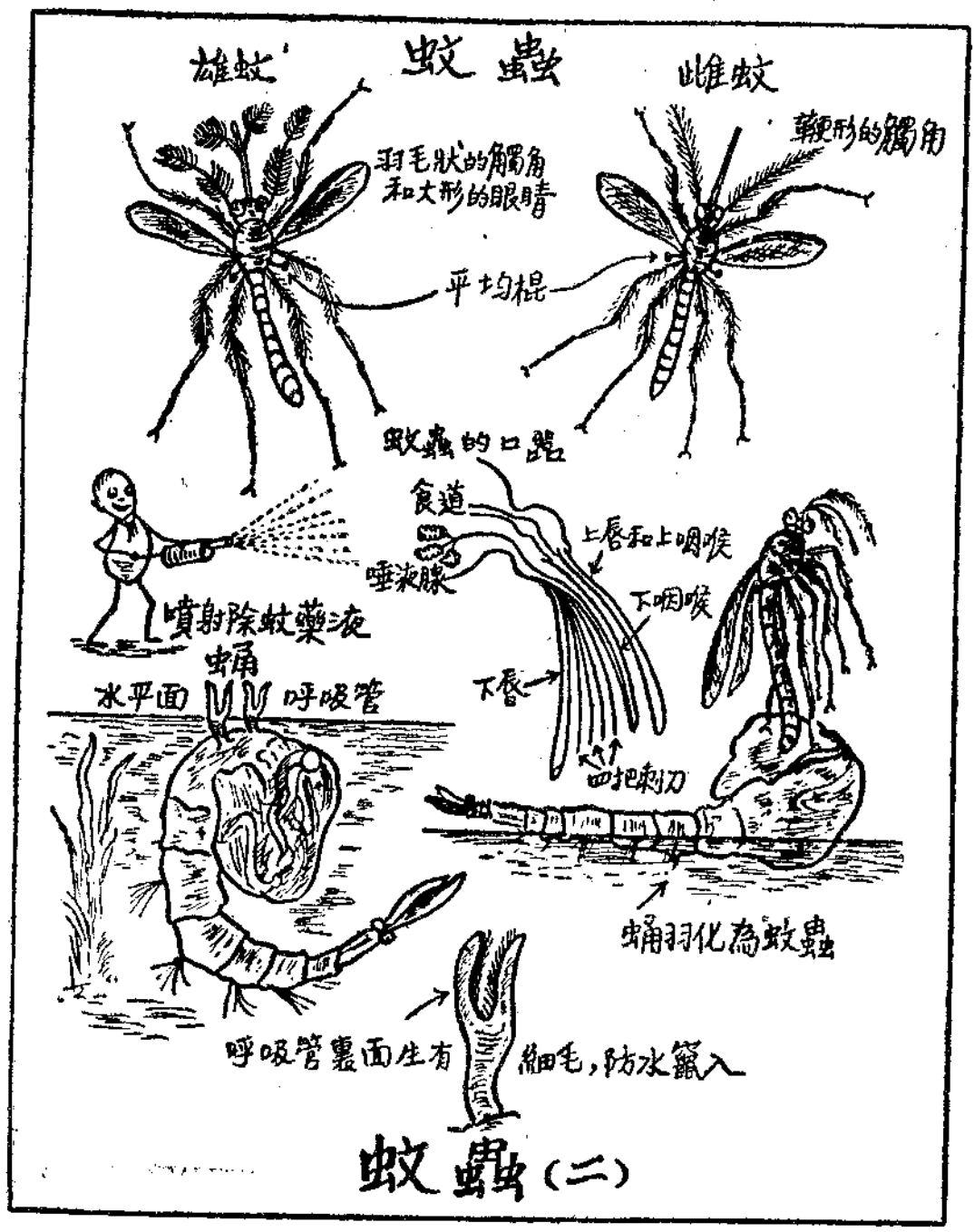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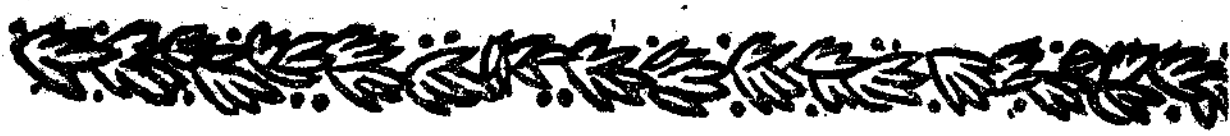
倒一滴油在水面上，牠會擴散成一層薄膜，遍布

水的整個表面。這時候，子又把呼吸管伸到了油的面面上，張開活瓣，想要呼吸的時候，因為油的表面張力不能支持牠的體重，所以呼吸管的末端隨即沈沒到油膜下面去了。於是油侵進了呼吸管，空氣無法自由流通，子又便不能再生活。

把桐油澆在污濁的積水上面防除蚊蟲，便應用這個原理。從前開鑿巴拿馬運河的時候，因為由蚊蟲做媒介的黃熱病異常猖獗，工人病死的很多，工程無法進行。後來應用了這個方法，把蚊蟲除滅，工程纔能夠完成。

子長大成蟲後，這時候頭部粗大而尾部細小，頭上生着兩條呼吸管，好像兩隻角。牠靜止的時候，頭在上方，身體在下方，與子相比，剛剛倒







了一轉。呼吸管的裏面生有細毛，沈沒在水中的時候也可以防止水流進去。後來要蛻化成蚊蟲的時候，便把身體平臥，頭部背面的皮膚裂開，蚊蟲從裏面鑽出來，把蛻下的殼留在水面上。

在炎熱的夏天，從卵到成蟲，祇須八九天功夫；在溫和的春秋秋季，大概要一個月。成蟲的生命，雄蚊比較的短，祇有幾天功夫，雌蚊比較的長，可以達到一個月；至於越冬的雌蚊，就可以生活幾個月了。

雌蚊和雄蚊的生活習慣也是不同的，在房子裏面吸人畜血液的是雌蚊，雄蚊住在室外的草叢裏，祇吸食花果的甜汁。

識別雌蚊和雄蚊，依據觸角的形狀，最為容易。雄蚊的觸角生着很長的毛，成功羽毛的樣子。雌蚊的觸角祇生很短的纖毛，成功鞭子的樣子。

蚊蟲的口器相當複雜，上唇和上咽喉（咽喉的皮膚突起延長而成）合成一條吸收管，大顎和小顎變成四把刺刀（小顎變成的這兩把刺刀，尖端有鋸齒）。還有一條下咽喉，中空而與唾腺相通。下唇變成一個套子，保護着以上這六件工具。蚊蟲吸血的時候，用刺刀刺破皮膚，上唇和下咽喉一同透進肌肉裏面，碰到了微血管，下咽喉分泌出唾液，阻止了血液的凝

固，便可以用吸收管來吸取了。我們感到癢，是受着牠的唾液刺激的緣故。

蚊蟲要吸血，我們很討厭牠。祇要聽見了牠的嗡嗡聲，便感到煩躁。但是牠一飛起，總要發出嗡嗡的鳴聲，多數集合在一起的時候，那聲音更加嘈雜，所謂「夏蚊成雷」就是。蚊蟲所以能夠發聲，一是由於翅膀的振動，一是由於身體前部氣門活瓣的激動。這種嗡嗡聲，我們聽起來很討厭，蚊蟲自己卻用牠來作互通消息的信號。據說現在已經有一種新的除蚊器，能夠發出一種好像雌蚊的鳴叫聲。雄蚊聽到了這種聲音，便聚集到裏面去，給抓住了。於是雌蚊得不到交配的機會，不能繁殖，蚊蟲就此被除盡了。

我們要除滅蚊蟲，並不單是怕牠叮咬，而是因為牠還會把疾病傳染給我們。前述的黃熱病，是豹腳蚊傳布的。普通的蚊蟲傳布一種血絲蟲，引起象皮病。還有瘧蚊傳布瘧疾，更是人人都知道的。這裏暫且不說了。

賈祖璋新著

## 生命的韌性

定價六元

開明書店印行

魯迅說：生命不怕死，在死的前面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前進。本書從生物學的立場，證明了魯迅的話。

# 竹蜻蜒式飛機

譯文洗

竹蜻蜒式飛機是由一個三角框架的機身，三張機翼，一個螺旋槳和一根橡筋繩發動器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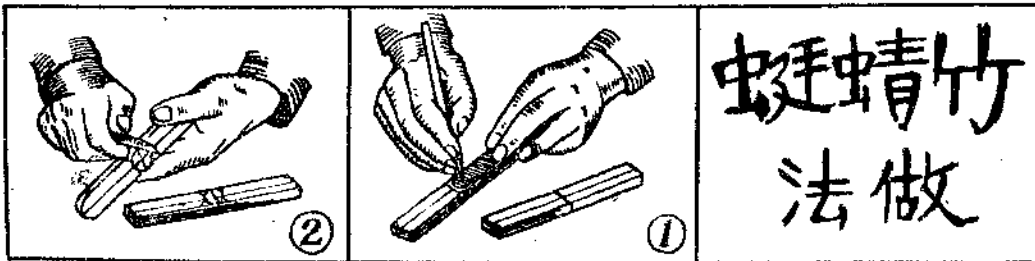


先創三根方松木條，每根長一市尺，粗一×一市分。又創三塊每邊長一市寸的等邊三角木板，兩塊厚一市分——是放在木框的兩端的；放在木框中間的一塊厚半市分。中間這塊三角板，中心挖一個直徑三市分大的孔，使橡筋繩能很寬鬆的通過它。頂上一塊三角板的中心挖一個直徑半市分的孔，作為螺旋槳的軸承。三角板用刀刮平後，在它們每個角上挖成一×一市分的直角樺頭。底下一塊三角板的中心，釘上一個小鈎，透過木板的鋼絲尖頭要彎過腳來，釘牢木板上。這個小鈎是用鋼絲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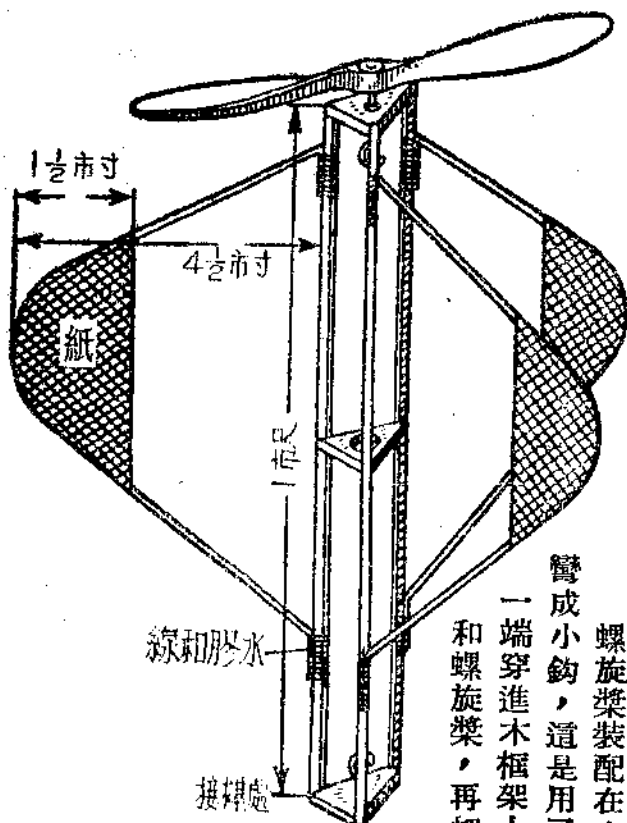


準備好了這些東西，才好把三角框架的機身裝配起來。先把三角板角尖接榫的地方塗上熱的膠水，再把木條嵌進樺頭裏，膠好後，等它乾燥，黏固。製作螺旋槳，先找一塊竹片，或是菩提樹、紅楊樹的木片，長七市寸，寬七市分，厚三市分半。竹片菩提樹和紅楊樹，都非常鬆軟，用刀刮削起來很便利。如果沒有菩提樹和紅楊樹，白樺樹和松樹也可以。

用硬紙或鐵片製成螺旋槳的平面模型，只要製半個，因為兩枚半個相接，就成了一個整個的螺旋槳。先在木塊正面用鉛筆畫上橫直交切的兩條中線，在這兩線相交的地方鑽一個小孔，然後用小釘子把平面模型釘在上面，用鉛筆照樣描下，就成半個螺旋槳翼片的平面圖。再把平面模型移轉到另半面去，同樣用鉛筆描下。木塊反面也得同正面一樣的描好。然後，按照鉛筆線，用刀削去多餘的部分。再仔仔細細的削成翼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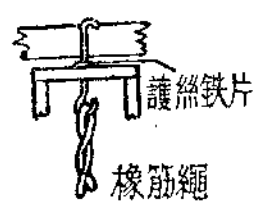


蘇聯 H. 巴巴也夫  
C. 庫略夫 著



螺旋槳的軸心用鋼絲做成。爲了減少螺旋槳和上面那塊三角板間的磨擦，在它們中間插入三四片護絲鐵片。護絲鐵片是直徑一二市分的圓鐵片。護絲鐵片的中心要有一個孔，套在螺旋槳的軸心上必須很活絡。

細緻，頂好塗上油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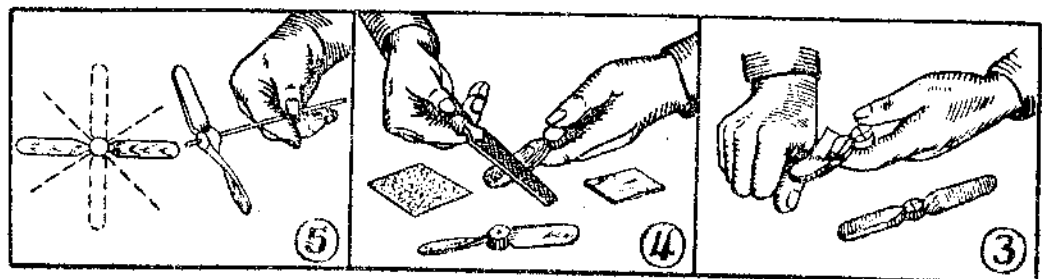


翼片的兩端都削好後，再用銼刀，玻璃片，砂紙刮磨。螺旋槳翼片的厚度，軸承孔旁的一市分，漸漸減薄到翼尖，約厚〇·二市分。注意翼片兩端的形式和厚薄，必須相同。削好後，可以把螺旋槳套在細鋼絲上，試一下兩端的重量是否均衡。要是有一端比較重，就得用砂紙磨去一些，再試；直到螺旋槳的兩端完全一樣重才行。螺旋槳必須刮磨得光滑。

螺旋槳裝配在木框架上的方法是：先把鋼絲的一端彎成小鈎，這用了鈎住橡筋繩發動器的。把鋼絲的另一端穿進木框架上面三角板的軸承孔，套上護絲鐵片和螺旋槳，再把鋼絲腳彎轉，釘入螺旋槳裏。

機翼用鋼絲彎成。鋼絲兩端彎個腳釘入框架的木條中，再用線縛牢，塗上一層薄膠水，自然就結實了。每個機翼糊一層紙。

橡筋繩發動器就是橡膠繩。也可以用普通橡皮圈幾個相連接，做成一市尺長的橡筋繩，把四五根合



在一起使用。換筋繩發動器是鈎牢在螺旋槳和底下三角板的小鈎上。竹蜻蜓式飛機施放的時候，左手拿着三角框架的尾部，右手轉動螺旋槳，把橡筋繩發動器絞緊。然後放開右手，左手輕輕把飛機向上送去，飛機就立即垂直向上飛昇了。



# 討債鬼

魯孫  
畫  
平

「乾塘哪，乾塘哪！」楷兒一早醒過來，便聽見外面許多人這樣吆喝着。「唉呀遲了。」他心裏一着急，來不及喊媽媽替他穿鞋子，赤着腳溜下牀來。

地上冰涼冰涼的，風吹着他的光腳板。

「媽，我去看乾塘啦！」他回過頭向廚房裏喊了一聲，也不等媽媽回答，便「拍達，拍達」地跑出去了。

魚塘邊才熱鬧呀，黑壓壓的盡是人，連昨天來的那個穿洋服戴眼鏡的，爸爸逼着要他喊表舅舅的客人也在那裏，還牽着那個穿小洋服的，媽媽千叮萬囑不准和他打架的表弟。

龍一樣的水車已經攔好了。爸爸和長工老淮捲高了褲腳管，正在水車上踏着。

「擘呀！擘呀，擘呀，擘呀……水車兒快樂地唱着，楷兒也快樂得在人堆裏直擠。塘裏的水漸漸淺，忽然……」

「魚呀！」楷兒大聲嚷。

一條五六寸長的鯽魚躍出了水面，銀鱗閃閃發光。

「魚呀，魚呀，」大家全喊着。

「擘呀，擘呀，擘呀，擘呀……水車更快樂地唱着，塘裏的水漸漸

乾了。滿塘都是泥漿和藤蔓似的水草。小鯽魚，大鯽魚，泥鰍兒，不安地在泥裏鑽動。

爸爸停了扁斗，一步一步摸着下了塘，粗毛大腿上濺滿了泥。他彎着腰摸着，一條一條往岸上扔。

「一條，兩條，三條……」楷兒得意地在心裏數着，哎呀！可了不得，數來數去數不清了，桶裏的魚慢慢多了起來，桶裏的水泛着污濁的泡沫。

忽然大家都哄笑起來：「哈哈，哈哈……」楷兒一看，原來爸爸的手舉得高高地，手裏拿着一隻頭縮得緊緊的大烏龜。

「我要。」楷兒一邊吵，一邊奔了過去，把他搶在手裏。

「我要，我要。」那個楷兒的表弟，賴在他父親身旁。

「我要！」表弟兇狠地說。

「我要！」

「我要！」

「我要！」

表弟裂開了嘴吧，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楷兒膽怯地望了表舅舅一眼，表舅舅皺皺眉頭望着他。

旁邊人說：「楷兒好不懂理，快給小官玩呀。」媽媽不知從哪兒來了。她不幫楷兒，一聲不響就往楷兒手上搶。楷兒幾乎要哭出來說：「我先拿到的，是我家的塘！」

媽媽重重在楷兒頭上打了一個爆栗子，不說一句說話，一手把烏龜搶了過去，送到表弟手裏。

表弟掛着眼淚笑了，楷兒跺着腳哭了起來。

吃過早飯，客人去了。魚也帶了去，烏龜也帶了去。爸爸坐在門檻上抽煙，媽媽在廚房洗碗，四週靜悄悄地，只有楷兒還在絕望他嗚咽着。

媽媽洗完碗出來，恨恨地說：「我們只有這一門親戚。爸爸

多少靠着他們，你還敢

跟人家吵！討債鬼！」

爸爸長

長的歎了口氣，又咕嚕，咕嚕地抽起水煙來。



# 文章修理廠 出品第一件 自我介紹

光 岐 作  
呂 叔 湘 改

原稿

編輯先生：來函及退稿均收接①，茲我自介紹一下：我是貧苦不堪的無產階級的少年，我的爸爸②在十二前（我才六歲）③逝世④。全家的生活依賴⑤母親縫衣或做生意賺些⑥來支持，可是總是不夠開支，於是⑦我的哥哥也大了幫人家在船上做船伕，這樣勉強維持家中苦生活，可是又經過日本鬼子與「刮」民黨鐵蹄生活洗禮剝削⑧連吃住都勿着實⑨。在這苦痛環境中⑩我十四歲才有鄰居勸我的母親說：「把兆岐送進學堂去吧！」母親說沒有錢⑪，向校長先生請求免費⑫，我踏進了學校門就大胆的插入了二年級下學期，埋頭苦幹，追到他們⑬並且已在他們前面，先生同學十二分的歡喜我，所以⑭在小學讀了五年半書共繳了二⑮學期的學費，當我小學畢業時，我哭了二天二夜他們都踏進初中（自己⑯鎮上的懷仁中學），我好學的⑰阻擋了，校長對我說：「今年無錫師範招收

改過

編輯先生：來信和退稿都收到了。我現在來自我介紹一下。我是一個貧苦的無產階級的少年。我的父親在十二年以前去世，那個時候我才六歲。全家的生活靠母親縫衣服和做小生意來維持，可是總是不夠開支。後來我的哥哥大了，到一隻船上去做船夫，幫着母親維持家裏的清苦生活。可是接連遇到日本人的侵略和國民黨的剝削，又弄得吃的穿的都不周全。到了我十四歲那一年，才有鄰居勸我母親：「把兆岐送進學堂去吧！」母親說沒有錢。鄰居告訴她，可以向校長請求免費。就是這樣，我踏進了小學，並且大膽的插入二年級下學期。我埋頭苦幹，不但追上原來的同學們，並且跑在他們的前面。先生和同學都十分喜歡我。我在小學裏讀了五年半書，一共只繳了兩學期的學費。畢業的時候，我哭了兩天兩夜：同學們都進了初中（我們鎮上的懷仁中學），我比他們好學，反而

少年明開

簡師你可以放」可是我的川資一切都沒有，母親說不要出去坍台了。可是校長非常愛我，他說路費我來我倍。你們一同去這樣我和八個同學就到無錫來投投。啊，投投簡師的小學生有一千八百人我嚇壞了，這許多人只錄取五十人我決不會錄取的可是一星期後在報紙揭曉錄取新生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與校長歡欣鼓舞，這要算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事，我到省錫師已一年了生活與同學很是安謐，平時我非常歡喜文藝（詩歌）因經濟拮据，自己沒有錢購買書籍向同學圖書館借閱過去「開明少年」是我精神的食糧——是個忠厚的讀者。因那時反動派魔力中沒有言論寫作的自由。在校中刊物的「血」與「風」受到訓導的責罵「當心些！你敢諷刺蔣介石」，開除你怕不恐。現在解放了重見了光明，自由了可以提起了筆。肅清的寫茲寄上「鳳英的死」「詩三首」祈檢收，鳳英的死是事實，發生在我鎮東鄉二里路張家村，編輯先生對我的稿件多多修改指正不任感激祝

撰安

兆岐敬上

## 說明

這一篇作品層次條理都還清楚，無須大改動。字句上的小毛病不少，修改的地方需要說明的在原稿用號碼注出。裏面有些是因爲用了文言字眼，破壞整個的風格，所以改掉，這就不逐一說明，只在字

被阻擋了。後來校長對我說：「今年無錫師範招收簡師，你可以去考。」並且說：「你沒有路費，我幫助你。我陪你們去。」這樣，我和八個同學就到無錫來投考。投考簡師的有一千八百人，我嚇壞了：我想，這許多人只錄取五十人，我決不會錄取的。可是一星期之後，錄取新生揭曉，我的名字也在上面。不但我自己，連校長和同學們也都歡欣鼓舞。這要算是我平生最快樂的事。我到錫師已經一年了，生活安定，和同學們相處也很好。平時我非常歡喜文藝，尤其是詩歌。自己沒有錢購買書籍，只能向圖書館或是向同學借來看。「開明少年」是我精神的食糧，我是它的忠實的讀者。我也喜歡寫寫，但是過去處在反動派的統治之下，沒有言論寫作的自由，我寫在同學們辦的刊物上的「血」和「風」，就會經招來訓導處的責罵：「當心些！你敢諷刺政府首長！開除你，怕不怕？」現在解放了，自由了，可以盡情的寫了，我很快活。現在寄上「鳳英的死」和「詩三首」，請檢收。「鳳英的死」是實在的事，發生在我們鎮東二里張家村。請編輯先生對我的稿件多多修改指正，不勝感激。此祝撰安。

右加「。」號為記。過去中學裏的國文把文言教材和語體教材混合教學，讓學生無意之中養成一種雜七拉八的格調，非常不好。初學寫作的人對於這一點務必要提高警覺。其次，標點這件事往往也不受重視，這是很不對的。本篇裏的標點符號用錯的和漏掉的很多，現在一一改正，但也不必逐一說明。

①「收到」或「接到」都可以，但「收接」不現成。

②在對話以外，用「父親」比用「爸爸」好，並且下面既用「母親」不用「媽媽」，這裏自然也該用「父親」。

③我們在不得已的時候，才在文章中用括號加說明，這裏明明可以另作一個小句。

④文言裏也沒有「遊別」。

⑤「全家生活依賴母親一個人」，可以；「倚賴母親怎樣怎樣」，就不如用「靠」。

⑥「些」字下大概落了個「錢」字，這裏即使不說「賺些錢」，意思也包括在上下文裏了。大凡一句話裏邊有幾個字刪掉了並不損害意義，那就寧可刪掉。

⑦「於是」等於白話的「那末」，這裏用不上。

⑧這一句裏日本人和國民黨的罪行可以分開。「鐵蹄生活洗禮剝削」這四個詞怎麼樣也連不到一塊。這一句在全文中是最壞的一句。

⑨沒有必要的時候不必用方言。

⑩可刪。

⑪這裏要是不添一句，讀者要問：他母親既然知道沒有錢可以向校長請求免費，為什麼不早點送他進學堂呢？

⑫這裏也接不上氣。

⑬「他們」指誰？

⑭用「所以」就似乎免費不是因為成績好，而是因為先生和同學喜歡他。

⑮「二」和「兩」各有適用的場合，我們口頭並不會用錯。可是很多人，甚至「作家」，往往在該用「兩」的地方用「二」。除了寫起來省事而外，我想不出更堅強的理由。要知道文字是代表口語的，這樣辦總不妥當。

⑯「自己」照應上面的「他們」，就似乎「他們」和「我」不住在一地。

⑰「我好學的」站不穩，再加上「阻擋了」，是我阻擋了人？還是人阻擋了我？甚至「好學的」阻擋了我？語意含混。

⑱沒有川資就無法動身，程度不好才不必去坍台，不能混為一談。

⑲錯字。

⑳「投考」的兩個成分「投」和「考」原來都是動詞，所以不能產生「投投考」的形式，猶之「演說」不能產生「演演說」。比較：「投籃」，「投投籃」；「演戲」，「演演戲」。

㉑投考簡師的必然是小學畢業生，可以不必說明。

㉒這句話意義不明。是「生活安謐」與「同學安謐」呢？還是跟同學們在一起生活得安謐呢？而且「安謐」是文



言詞語，指地方上安靜，不能用來形容「生活」，也不能用來形容「同學」。

②「文藝（詩歌）」，表示「文藝」等於「詩歌」呢，還是說非常喜歡的是文藝裏的詩歌部門？前者是不對的，若是後者，何不就說「非常喜歡詩歌」？

③「經濟拮据」就是「沒有錢」，不必重複。

④兩個「是」字相承而下，豈不是「開明少年」成了個「忠厚的讀者」？第二個「是」字上頭的「我」字萬不能省。「忠厚」顯然是「忠實」之誤。

⑤上面說讀書，這裏說到寫作不自由，當中非有一句「我也喜歡寫寫」度不過來。

⑥這句有兩個毛病：一、「血」與「風」是刊物名稱還是文章題目？二、是誰寫的？

⑦此處不能少一「請」字。  
⑧「不任」是絕對文言，「不勝感激」雖然也是文言，還可以勉強用在語體書信裏。

過去中學裏國文課把文言教材和語體教材混合教學，使初學習作的學生，無意中養成一種雜七拉八的格調，非常不好。爲了提高警覺，我們向您推薦一部文言教材和白話教材分開來編的新讀本：

# 開明新編國文讀本

這部讀本分甲乙兩種，甲種六冊，專選白話（葉聖陶、郭紹虞、周予同、覃必陶四人合編）。乙種三冊，專選文言（葉聖陶、郭紹虞、徐調孚、覃必陶四人合編）。每篇文字後面有編者的提示。另外有注釋本，對各篇都作詳盡的注釋。初中教學適用，自修也適用。

## 甲種

## 乙種

第一冊	二元五角	三冊	三元五角
第二冊	三元五角	第二冊	二元五角
第三冊	四元	第三冊	三元
第四冊	三元五角	第一冊	二元五角
第五冊	四元五角	第二冊	三元五角
第六冊	四元五角	第三冊	三元
	六元		

開明書店印行

## 西南服務團訪問記

王振華

在燈火燼裏，成千頹年青年的心融合在一起了。

星期日早晨，我們五個人——趙籟選，申執非，小馬，西谷和我，應幾位參加南下服務同學的邀請，去訪問他們。

八點半，大家一同趁電車到了兆豐公園，就沿着清靜的石子路向大夏大學走去。沒有走多遠，迎頭逢着了丁炎、丁森和王成彥三個。大家高興得跳起來。

「哈囉！哪兒去？」丁炎的大嗓子先喊了起來。

「來拜訪你們呀！」小馬搶先回答。

「今天是假期，我們要回家去呢！」

「全都回家嗎？」

「不！丁森要回家，怕家裏人會把她扣留住，所以要我陪去。」丁炎又着兩隻手說。

「那末你是保鏢了！」大家笑了起來。又問成彥：「你呢？」

「我得拿衣服回家洗！」

「少爺脾氣還沒有改呀！拿回去自

己洗，我們好遠的路趕來看你們，竟上廟不見土地嗎？」

於是我們把成彥「綁架」了回去。

路上我們問成彥，這裏的生活比學校裏怎樣？他說：

「政府待我們太好了，膳食方面比學校裏好的多。學校中經常是每人一碟半生不熟的菜皮。這裏每天都有葷吃，政府發給我們每天一斤十二兩米的伙食費，因此比家中還吃得好好。不信，等一會兒你們可以自己看。」

邊說邊走，已經進了大門，成彥休息了一會，繼續說：

「學習空氣的濃厚真是少見。我們每天自習、討論、實足八小時的工作。大家互相批評，互相檢討各人的生活，這種緊張的情形，在學校裏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他臉上洋溢着驕傲的光輝。



慢慢地走到了羣策齋——西南服務團的宿舍，我們像貴賓似的被招待上了二樓。藍泓、偉民、慧嫻、陳飛、丁明五個都在宿舍裏。大家互相握手歡呼，亂哄哄地鬧成一堆，各人拉着一個絮絮地問長道短。房間裏的情形頗有點雜亂，但是充滿了生氣：牆上釘着大同附中等送的錦旗，寫着「革命鐵流」和「民族英雄」，沿牆壁的地板上並排着十幾條草蓆子，上面放着簡單的被褥，書報，衣服……找不到一張牀。我們也就席地坐下來。屋子正中放一張八仙桌，還有兩三隻方檯，都堆了書籍，報紙，雜誌。帳子零零落落掛着，帳繩上掛着毛巾、襪子、手帕。

「很謙吧！」丁明問我：「因為是

星期日，多數同志都回去了，星期日又沒有值班同志，因而顯得靜了，平時比較好些！」

我就問他這裏的生活情形。他興奮地說：

「我們早晨五點半起身，跑步，早餐，然後自習，下午還有歌詠舞蹈等文化娛樂活動。大家聚合在這個大熔爐

裏，彼此間沒有一點隔閡，一點成見。大家的心全融合在一起了。」

大家都注意地聽他講。聲音慢慢地靜了下來，室中祇有丁明一人的聲音在響。

「最近我們在學習毛主席的『七』文告：『論人民民主專政』和我們副團長在大會上的報告。這兩篇東西，

從前，我做過夢。

迷糊間，我使盡吃奶的力氣，沿着一條像是「台塔」，又像是「梯子」的東西往上爬，往上爬……終於我爬上去了——留下一大羣人在我的腳底下呼號。

又一次，我夢見一頂不記清什麼形狀的大帽子，忽然向我頭上一罩。傾刻間便出現了千百條狗的尾巴，竭力向我諂媚地搖；還有無數張曾經卑夷過我，呵斥過我的嘴臉，向我討好地笑。

但是，當我醒過來，呈現在眼前的：只是爹媽滿是縐紋的愁苦的臉，對着冰冷的鍋灶。

「夢呀！你騙了我！」

每一回想起來都覺得可笑，不，簡直感到一陣被欺騙的羞惱！回頭望着那兩個可恥的，蒼白色的夢，我吐上一口唾沫，「去你媽的！」我還使勁用破鞋子踩它幾腳。

如今，腳踏着現實的泥土，我將發亮的理想，跟太陽掛在一起！

# 夢

(詩文散)

向舟

粗看好像全理會得，但是仔細一研究，問題得多來不及討論。真出乎意料。我們把一句一段的分開來討論，最後纔一起下結論。大家對學習都非常認真。」

後來又說到在生活方面的互相批評和檢討的情形。大家哄笑起來，丁明說在某一次檢討會上，董親樹批評成彥

——他當了二大五中一分的隊附！官僚作風。又有幾個同志批評了炎太天真。末了，成彥感動地說：

「我感到在學校裏上十天課，也遠不及在這裏學習一天得到的收穫多！」

正說話間膳鐘響了起來。我們給邀去一同吃飯。膳廳是蘆蓆搭的一所平房，祇有桌子沒有椅子，大家都站着吃。桌上放着四大盆菜，還有一大面盆湯。成彥笑着對我們說：

「沒有騙你們吧！」

吃完後，留下偉民和慧嫻洗碗筷。

大家一起到草地上去唱歌：「蔣匪幫一團糟」，「解放區的天」……西谷和蕭

選合着拍節跳「喀什噶爾」，多少團員都圍攏來看，驚訝地望着我們這羣陌生

# 孫伯伯終於明白了

野 果

的演員。

忽然有人來把丁明拉走了，說是去領「代用金」。我不懂「代用金」是什麼，偉民給我解釋：是政府發給的「日用品代用金」，是給團員買牙刷，牙膏，毛巾，鞋子，襪子，香煙用的。偉民又說：「政府待我們真比家長還關切。上回大遊行，我們給雨淋得全身透濕，回

到團裏，熱薑湯已經給我們泡好了。」

南同胞，建設大西南！  
別了他們回來，已是夕陽西下了。

成彥接着說：  
「真的！不說政府待我們這樣好，就差些，我們還是願意拿出力量來為羣衆服務的。我們的頭腦正在接受毛澤東思想的武裝，漸漸把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包袱拋掉。團裏每一個同志都自覺地發誓為人民服務，配合大軍，解放西

遠遠的，我們聽到嘹亮的歌聲：  
「……毛澤東教育着我們，  
全心全意為人民，  
千萬青年跟着毛澤東，  
永遠向勝利，  
永遠向光明！」

為了響應學聯的號召，爲了早日解放華南，孫

志君也參加了南下服務團。但是他家裏不願他去。

孫志君整理好行李要走了，他對他的父親

說：「爸爸，我要南下去了。」

「啊！你真要南下去了？」

「是的，爸爸，爲了早日解放全中國，我要

南下去了。」

「我少了你什麼？讀書，穿衣，吃飯……

唉，好好的太平日子不要過，要走……」他父親

生氣了，臉色立刻發白。

但是孫志君沒有屈服，他說：

「爸爸，我們這裏是解放了，但是華南的同胞還在受着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我們難道不想

早一點兒解放他們嗎？」

父親說不出話了，但是仍舊感情的說：「你不能走，你不能……」

「爸爸，我不能聽你的話。中國的革命事業還祇走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我要把自己的力量參加進去。南邊的同胞正等待着我們去解放呢！」

父親沒法說服兒子，祇得讓他走了。

三天以後，孫志君的父親到我們南下團部來，要孫志君回去，他對我們說：

「孫志君有肺病嫌疑，他應該回家好好的療養。和你們在一起，他很可能把病傳染給你們，對大家沒有好處。」

孫志君明白這全是父親假造的，要自己回去是真。他辯白說：

「爸爸，我沒有害肺病。」

「你害的，我知道。」父親兩隻眼睛望着他，求他承認。

「我真的沒有害。爸爸，你從哪一點疑心我害肺病？」

「哪一點，那倒……倒是……」父親吞吞吐吐的說，「不過你應該知道：出門是件吃苦事，不像在家裏有人照顧。」

「伯伯，請你不要擔心。我們許多同志在一起，大家照顧大家，像兄弟姊妹一樣。孫志君和我們在一起，有什麼困難大家會幫助他解決……」小隊長向老人家解釋。

「是的，伯伯，我們在一塊兒，每個人都要幫助每個人，大家互相幫助，互相學習。」我們幾乎同時說出來。

孫志君的父親臉色不像剛進來時那樣發白了。這時候，指導員走進門來，帶着笑向他老人家招呼，問：

「有事嗎？」

「是的，我來看看我的孩子。」

「孫老伯，我已經知道了，你要孫志君回家去……好，咱們就坐下來談談。」

他們兩個談了很多話，我們站在旁邊靜聽着。指導員告訴他：革命是爲的大家，需要大家來做。又告訴他參加南下是光榮的，……老人家比剛進來的時候，和氣了一大半，但是他惋惜的說：

「不過南下以後，就不能繼續求學了。」

「不，南下以後，還能夠繼續求學的。我們一面工作，一面還要學習。並且和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方能夠得到活的知識……」指導員說。

「好，我完全明白了，拜托你多多照顧我的孩子，有不對的地方，請指導員多多指導他……」老人家說。

我們聽了這些話都拍手笑起來。

最後孫志君向父親說：「打倒了反動派我就回來的。很快就回來的。」

「衣服不要因爲天熱都脫光，當心受涼，到什麼地方就寫信給我，在團體裏要守紀律……」父親囑咐着兒子。

老人家和指導員握了手，向大家說聲再會就走了。我們把他送出隊部門口。

## 他永垂不朽

傅慢進

——紀念爲解放吉安陣亡的張林將軍

沒有同志爲他鳴砲

穿着他那身舊軍服

沒有送葬的哀曲

讓他在這兒安息吧

我們就這樣把他埋在

我們要前進了

綠茸茸的草地上

聽，遠處紛亂的槍砲聲

呀！這兒是我們英雄的墳墓

瘋狂的法西斯強盜又在開火

在黑森森的夜晚

不用我們雕刻行文

用我們的鋤頭掘了一個穴

不用我們豎立石碑

沒有棺材

因爲他的榮耀

沒有被衾

原是永垂不朽

他臥着，像靜靜安息的將士



# 我怎樣辦起學校來的

趙淑玲

心。你們工學團同學給別村都辦得有學校，您不如給咱們村也辦上一個吧。我聽了這話，很想做一次試驗。我就和學校裏的老師同學商量，怎樣辦這個學校。

纔去東店時，就祇我一人。

我是高碑店工學團的學生。工學團的同學多數沒有跟生產脫離，上課是在早晨工作開始以前，和傍晚工作結束以後。沒有參加生產的，學校就發動我們在白天做些社會服務的活動。

我不是本村人，家住在學校東邊的一個小村——東店。那裏僅有七十多戶

人家。我每天提着書包，來回的跑。在家吃飯，到學校上課。村裏人差不多都是面熟眼花的。在我還沒想辦學校的時候，村裏就有人和我提過，說現在已經解放了，咱們村連個學校還沒有。有的孩子因為家境貧寒，不能跑到老遠去上學。再有夏天雨水多，家裏人也不放

動學生去找學生，後來我又和同學一起去，去勸，人纔到齊了。

## 到工廠去

周路

是夏天了，真快。記得初春時候，我也在這條煤屑路上走過，——爲了去參觀蘇綸的機器設備，是坐了學校的汽車來的。現在卻是步行，目的爲了和女工們接近，想更深一層的了解她們的生活情況。

跨進了熟悉的大門，首先使我感到異樣的，就是沒有了神氣活現的警察。我向廠裏的職工隊員宿舍走去。小道上，許多女工用和善可親的目光注視着我。有的在切切私

東店村的老百姓和幹部都很幫忙。有什麼問題，他們都幫着解決。開學後一個多月，莊稼活忙了，村幹們照顧不了學校。我想：得了吧，自己慢慢的做吧。可是幾個月後，問題可就大了，人數慢慢的減少。村幹們整天都不照面，眼看學校就要完了。後來我又想了個辦法，發動本村的婦女們上學。媽媽腦筋真想開了，她領頭兒參加，說不識字真是個大瞎子，記個名字，開個條子都不會。

於是婦女班又開班了。上課時間是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三

語：「調她來了。」張同志調走了，真可惜。」工作隊同志對我們都很好，過幾天就熟了……我回過頭去，她們一堆人正朝着我在笑。忽然想起上次來參觀時，那些女工們，不是板着臉，就是歪着嘴，眨着白眼望着我們。她們恨我們穿得花花綠綠的學生。現在到底時代不同了。

職工隊同志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女工們的情形後，我便去和女工個別談話。奇怪，我剛踏進織布間，許多女工都湧到我身邊。有的拉着我，搶着問是不是到她們廠裏來工作，來做什麼，哪裏人……雖是初次相識，卻像多年的老朋友。望着這一羣可愛的天真的臉，我的心跳得那麼利害。過去對工人歧視的心理完全消滅了。咱們中間已經生長了最真摯的愛。我回答她們說：我不能住在這裏，我常要來看看她們，和她們做朋友。……她們又打斷了我的話：「你是上海人？」「我聽得懂你的話。」「教我們識字吧！」……一陣笑聲，響在軋軋的機器聲中。

我走過了好幾間工作房，仔細的看了每個露着希望的，積極勞動着的女工們的臉。她們給了我無限的興奮和勇氣。走出廠門的時候，許多女工正帶着飯匣急匆匆地進廠來上夜班了。多緊張的生活呀。爲着全國解放而努力着的勞動者，我向你們看齊！

點，教材就是東北解放區出的新莊農雜誌。我這邊跑跑，那邊跑跑。教教她們，再教教孩子。臨完，我跑得跑幾里路到工學團去聽課。婦女們看我一天很辛苦，我又常常勸告，她們心上感到了不安，就叫自己的孩子來上學了。我又發動學生到外邊去，和沒上學的小孩子一起玩，勸那些「野孩子」也來進學校。這樣一個又一個的，倒是有點效果。東店學校就是這樣子辦起來的。經常來這裏學習的，連婦女帶小孩，一共四十多人。

學校有一點就緒了。我又想到：自己學習重要呢，還是工作重要？這問題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一個結論來。後來，我在檢討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大家纔教育了我……學習重要，工作更重要。學習的結果還是爲了工作，如果好好的工作，也可以從工作中學習。俗話說：「做到老，學到老。」不能死啃書本。自己學到了就教別人，可以使學到的更加深入。這就是理論與實踐結合，也就是陶行知先生主張的「教學做合一」的方法。

## 編者說

上邊兩篇文章一篇說的辦鄉村學校的經驗，一篇說的是進工廠去工作的感想。解放以後，少年朋友們參加社會活動的一定很多。大家應該把經驗和感想互相交換。「開明少年」願意闡出一部分篇幅，供少年朋友們使用。

## 我們做了主人

——記學校接管——

蔡垂植

六月二十九日是我們學校接管的日子，是我們學校新的一天，是我們學校面對着新的方向——走向人民教育的開始。那一天，我們開了一個歡迎接管的大會。在這個大會上，我們學校裏每一個分子都用做主人的身分，熱烈慶祝了學校的新生。

我們都這麼想：「我們要把歡樂變成力量。我們要在積極的工作中，表現出我們真正是學校的主人。」因此在七月一日，我們同學立即以班級為單位，組織了二十二個清點小組。每一小組選出一個小組長和一個聯絡員。由各小組組長和軍管會市教處的代表們會議，討論如何共同進行工作，如何分配工作，以及工作的態度，和工作過程中碰到了困難如何解決……等等。我們把這個機構叫做「清點工作委員會」，由先生、工友、同學等的代表組織成的。下邊分「總指揮部」、「巡察隊」、「清點小組」。初步清點工作完成後，再設「複查隊」和「統計組」，由小組長擔任。同時把全校分成圖書館、實驗室、體育室、儲藏室、文件檔案、帳目……等十幾個單位。按工作的輕重，由二十二小組分別工作。

在清點工作開始之前，每一小組先開會議，討論這部門的工作應該如何進行，如何和這一部門負責的先生、工友們密切合作起來……清點工作初步完成以後，又開了檢討會議，檢討進行工作中有什麼優點，有什麼缺點，總結工作的經驗。每一個參加清點工作的同學，都真正體驗到了作主人的意義，知道無論任何一件微小的東西，都是人民的財產，因此都高度發揮了工作的積極性。在七月二日清點工作的進行中，這一組發現了許多清冊上沒有的東西，那一組又在牆角齷齪的木箱裏發現了不少有用的東西，另一組又把複雜零亂的東西排列整齊，把細小的零件歸類登記，私人的東西也暫時登記了……同學的態

## 章先生

朱俊

章先生上學期教我們史地，他年紀纔四十開外，是每天的粉筆灰把他銀得蒼老了，黑黝黝的臉上布滿了皺紋。無神的眼珠，陷在深的眼眶裏，閃着慈愛的光芒。乾癟的嘴唇，四周有着短而且硬的鬍鬚。一頭整齊的灰白頭髮，瘦瘦的身材。雖然他已對於「叫哥哥」這門行業顯得有點疲憊，然而，他仍舊堅定地向前走。

章先生除了教我們史地，還擔任了高一的國文教師。因此他忙透了。他生性愛說話。別人不敢說的，他硬要說。即使觸怒了對方，他還要說，而且說得更起勁。他能體諒我們學生的困苦，時常幫助我們。去年教師鬧總請假之前，章先生就說：「管他罷教不罷教，我總要儘我的力來教。難道教師沒有飯吃，學生就有飯吃嗎？」我們被他感動得流出淚來。他早就用醬油湯下飯了。

後來收第二次學費的時候，學校裏開會，討論收費的標準。章先生站起來



度多麼謙遜，多麼認真！

不管已經是滿頭大汗，同學們再又  
複查、整理。清點的同學把許多發現的  
許多多餘的儀器藥品歸類排好。負責清  
點化藥藥品的同學們還把錯誤的藥名重  
新改正，按照次序編號排好。其他不少  
小組也同樣想出了許多更好的方法。在  
總檢討會上，先生們差不多一致地認為  
同學們在工作中所表現的精神，是意料  
不到那麼好。同學們以為，因為事先和  
先生工友商討，因為能夠密切合作，所  
以收到了更好的效果。有一位同學在會

上說：「我們把先生工友的思想都搞通  
了，使大家都能主動地參加工作，切實  
愛護人民學校的財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學校的主人。前面還  
有許多事情等待着我們去做：我們要克  
服種種困難。我們要使少數工作不積極  
和「吊兒郎當」的同學們也變得積極起  
來。我們要建設一個新的學校……事實  
正考驗着我們，看我們大家能不能保持  
做主人的態度，不再「漠不關心」，把  
學校弄得更加完美！

# 號召突擊應徵

## 題材範圍：我們這一羣

數字  
收稿期

不論你在學校裏，在工廠裏，或是在商店裏，你一定參加了許  
多自己的團體：如級會，自治會，校友會，職工會，聯誼會，  
伙食團，樂隊，歌唱隊，劇團，球隊，等等。這回徵文就請你  
寫：你的團體是怎樣組織成的？參加的是哪些人？想做些什  
麼？做了些什麼？做得好呢不好？以後打算怎樣……你一定  
熟悉你自己的團體，所以一定能寫出「文情並茂」的好文章。  
來稿一律不退，請勿附郵票。應徵者請自留底稿。  
請讀者注意：本次徵文將選編應徵文選集「團結就是力量」。

說：「收費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訂出  
標準來，更不可以強迫窮苦的學生繳  
費。因為這是教師生活補助金！教師生  
活要學生補助，就是要學生幫忙，那麼  
就應該要求學生補助教師，怎麼可以訂  
出數目來，強迫同學繳費呢？」站在會  
場外面的許多同學聽了，都熱烈的鼓起  
掌來。

正當掌聲最熱烈的時候，胖豬似的  
關校長漲紅了臉跑出來了，嚴聲地呵斥  
着我們：「此地是什麼場所，用得着你  
們鼓掌！」

這學期，章先生沒有來教我們了，  
原因就爲了那次收費的糾紛。他爲了我  
們，不能再來教了！

現在上海解放了，我們的校長早已  
溜走了。學校已被接管了，新校長帶來  
了一個喜訊，說章先生下學期又要回來  
教我們了。

我想：如果章先生真來了，今後他  
可以痛痛快快的講話了，再沒有誰來阻  
止他。我們學生也可以自由的鼓掌，再  
也沒有那胖豬校長來阻止我們了。

# 兩根扁担

bE調 2/4

見 出 詞  
葉 林 曲

快：勞動風味

5̣.6̣ 1̣ | 1̣ 1̣ | 2̣.3̣ 1̣ | 1̣ 1̣ | 5̣.6̣ 1̣ | 1̣ 1̣ | 2̣.3̣ 1̣ | 1̣ 1̣ |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6 5̣3̣ | 6 5̣3̣ | 65̣ 3̣2̣ | 2̣1̣ . | 2̣3̣ 5̣ | 5̣3̣ 2̣ | 1̣6̣ 2̣ | 1̣6̣ 5̣ |  
兩 根 扁 担 一 樣 長 渾 身 油 滑 發 亮 光

6̣.1̣ 5̣ | 5̣ 5̣ | 6̣1̣ 5̣ | 5̣ 5̣ | 6 5̣3̣ | 6 5̣3̣ | 65̣ 3̣2̣ | 2̣1̣ . |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一 根 留 下 忙 生 產

2̣.3̣ 5̣ | 5̣3̣ 2̣ | 1̣6̣ 2̣ | 1̣6̣ 5̣ | 2̣3̣ 5̣ | 5̣ 5̣ | 2̣3̣ 5̣ | 5̣ 5̣ |  
挑 糞 挑 草 挑 米 糧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6 5̣3̣ | 6 5̣3̣ | 65̣ 3̣2̣ | 2̣1̣ . | 2̣3̣ 5̣ | 5̣3̣ 2̣ | 3̣5̣ 6̣ | 5̣3̣ 2̣ |  
一 根 帶 到 前 方 去 一 頭 一 個 子 彈 箱

3̣5̣ 2̣ | 2̣ 2̣ | 1̣6̣ 2̣ | 2̣ 2̣ | 3̣5̣ 2̣ | 2̣ 2̣ | 1̣6̣ 2̣ | 2̣ 2̣ |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1̣6̣ — | 3̣5̣ 6̣ | 6 6 | 1̣. 6 | 65̣ 60̣ | 3̣5̣ 6̣ | 6 6 | 1̣5̣ 6̣ | 6 6 |  
抗 哟 跟 隨 大 軍 把 江 過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5̣3̣ 2̣ | 2̣3̣ 5̣ | 2̣. 3̣ | 1̣6̣ 1̣ | 5̣.6̣ 1̣ | 1̣ 1̣ | 2̣.3̣ 1̣ | 1̣ 1̣ |  
爭 取 全 國 早 解 放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5̣.6̣ 1̣ | 1̣ 1̣ | 2̣.3̣ 1̣ | 1̣ 1̣ ||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抗 哟

學習寫作，必須觀摩 別人的作品。這兒給您

介紹四冊 **少年們自己寫的文集：**

**少年們的一天** 開明少年應徵文選集之一

這是一冊日記選集，共選日記四十篇，日期是同一天——三十六年五月十日。作者遍佈全國，因此表現出極濃重的時代氣息。

**忘不了的事** 開明少年應徵文選集之二

這是一冊記敘文選集。選文三十餘篇，記的全是戰爭，飢餓，被損害，被侮辱，等等少年們在記憶中最深刻的事。

**我** 開明少年應徵文選集之三

這是一冊少年們自我介紹，自我批判的專集。讀者可以從這本小冊子裏找到朋友，也可以照見自己的影子。

**熟悉的人** 開明少年應徵文選集之四

這是一冊人物描寫，人物批評的專集。看了這本小冊子，誰都會驚奇：新中國的少年有如此熱情，如此嚴肅。

每冊卷首有 **葉聖陶先生** 的序言， **指示**  
關於各種題材的 **寫作方法**。

每冊基  
本定價 **3.00**

**開明書店印行**

以上各書定價均照業規定價數倍發售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期字四十四號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三十九號

# 開明書店新書

開明青年叢書之一

## 火箭

火箭的速度可以追過落日，火箭的航程可以衝出地球的大氣層，到達別的星球。如今火箭還在試驗的階段，可是已經有強力的證據，預言了它未來的成就。這本小書從火箭的歷史和原理說起，提供了各國對火箭的所有的研究和試驗，最後說到火箭在航空事業上的用途和展望。用敘述故事的口吻，把這位未來的空中英雄——火箭，介紹給諸位讀者。

張以棣著 四元五角

開明青年叢書之一

## 航空趣味

這不是一本包含着無數複雜公式的航空概論。作者只提出了許多有趣的問題來，跟讀者討論。如：滑翔機如何操縱？用人力可以飛行嗎？飛機是怎樣製成的？飛機可以沒有尾巴嗎？什麼叫噴氣推進機？飛機能不能沒有聲音？怎樣用原子能推動飛機？無人飛機是怎麼回事？...等等。說得又詳細，又有趣。

張以棣著 在校印中  
請注意出版日期

本誌所推薦各書定價均照同業規定倍數發售